

登封縣志卷二十五

太常寺博士洪亮吉

登封縣知縣陸繼亭

同纂

麗藻錄

詔誥

漢武帝加修太室詔

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獲駮庶見夏后啟母石墜日竄
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
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
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

漢書

北魏孝文帝祭嵩高山文

維太和十八年敬昭告於嵩高中嶽之靈太極分渾兩
儀是生辰作乾寶嶽樹坤靈昭彰天地吐納五精唯中
挺神祥契幽經日月交暉寒暑遞成萬象含和兆類享
盈爰自化闢俶慶胥庭軒轅曜哲伊祁載形逮於有周
實光洛徵川潛龍光山隱鳳停三才憑微七曜依明人
倫傾首百神柔誠造厥區夏歷茲三正應符代績孰不
斯營泊乎皇魏飛虬元弁螭騰穹象用九黔羸新邦興
畧不猷罔清佗瓊指陰淹翠濕亭河圖曠覽升中闕銘
朕承法統誕邀休宏開物成務載鏤成齡遷宇柳方闔
繩廛城則直之興百堵若星日躔流馥月陸芬馨鏘鏘

鏘宿景曜黃鶴鸞聲嘒嘒鸞和嚶嚶歸蓋如雲還聯步

靈惟嵩崑崙峻極昊青惟邑翼翼長啟魏京薦王告虔
用昭永貞納茲多福萬國以寧

類函

唐太宗告柏谷塢少林寺上座書

太尉尙書令陝東道益州道行臺雍州牧左右武侯大
將軍使持節涼州總管上柱國秦王世民告柏谷塢少
林寺上座寺主以下徒衆及軍民首領士庶等比者天
下喪亂萬方之主世界傾淪三乘道絕遂使閻浮蕩覆
戎馬載馳神州糜沸羣魔競起我國家膺圖受籙護持
正諦馭鴈飛輪光臨太寶故能德通黎首化闢祗林旣
沐來蘇之恩俱承彼岸之惠王世克叨竊非據敢逆天
常窺顛法境肆行悖業今仁風遠扇慧炬照臨開八正

之途復九寓之跡法師等并能深悟機變早識妙因克
建嘉猷同歸福地擒彼兜孽廓茲淨土奉順輪忠之効
方著闕庭證果循真之道更宏像觀聞以欣尙不可思
議供養優賞理殊恒數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并宜勉
終茂功以垂令範各安舊業永保休祐故遣上柱國德
廣郡開國公安遠往彼指宣所懷可令一二首領立功
者來此相見不復多悉

石刻

唐元宗徵隱士盧鴻一詔

朕以寡薄忝膺大位嘗恨元風久暫淳化未昇每用
想遺賢冀聞上皇之訓以卿黃中通理鉤深詣微窮太
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上足侔古人故此下徵書

佇諧善績而每輒托辭拒違不至使朕虛心引領於今
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溘蔡之命豈朝廷
之政與生殊趨邪將縱欲山林往而不能返乎禮有大
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勞便勅齋
束帛之貺重宣斯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

唐元宗授盧鴻一諫議大夫詔

盧鴻一應辟而至訪之至道有會淳風爰舉逸人用勸
天下特宜受諫議大夫

唐元宗賜隱士盧鴻一還山制

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緬惟大禹聽伯成之高則知天
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遯之時義大矣哉嵩山隱

士盧鴻一抗迹幽遠凝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
達其道雲臥林壑多歷年載傳不云乎舉逸民天下之
人歸心焉是乃飛書巖穴備禮徵聘方佇獻替式宏政
理而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已以鎮其操洗心以激其
流回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會稽嚴陵
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終以病歸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
歲給米百石絹五十匹充其藥物仍令府縣送隱居之
所若知朝廷得失具以狀聞

唐書

疏

唐張說諫武后造暑三陽宮疏

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崑坂之峻過夏涉秋

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屬
從兵馬日費資饑太倉武庫并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
山谷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
戟示人罇柄臣竊爲陛下所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
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不可一也告成編小萬方
輻輳填郭溢郭併鍾無所排斥居人逢宿草次風雨暴
至不知庇託孤嫠老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之父母將
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奇巧蕩誘上心削巒起觀竭流
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
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
人邪詩云人亦勞止汔可小康不可三也御苑東西二

十里外無垣牆屬禁內有榛叢谿谷猛獸所伏暴慝所

憑陛下往往輒行警蹕不肅歷蒙密乘險巖卒有逸獸

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頤為萬姓持重

不可四也今北有胡寇覲邊南有夸釐驕徽謁西小旱

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輪漕方始臣願及時旋軫深居上

京息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

澄心澹懷惟億萬年蒼蒼羣生莫不幸甚臣度芻議十

不從一何者沮盤游之娛間林沚之玩規遠圖替近適

要後利棄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戾貴臣之意然不愛

死者懼言責不職耳

國朝丁思孔請免黑鉛疏

慮爲諮訪地方利弊以圖實際效更息民生
府屬內鄉新野開封府屬西州滎澤河南府屬登封
寧等六州縣全書舊額開載應解黑鉛共五百八十九
勛八兩八錢零豫省素不出產俱赴遠方採買因爲數
無多尙可勉力措辦迨至康熙二十四年准戶部咨
增黑鉛五萬五千四百二十三勛較原額幾及百倍合
計各省共新增一十一萬勛而河南一省獨居其半以
致各州縣採辦惟艱跋涉於湖南等產鉛處所數千里
之外購買運送方得轉解

京師且定價每勛三分五釐民間價值貴賤不時與夫
往返盤剝脚價解運交納等項費用甚多年來拮据設

精筋力俱疲官民苦累莫支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或竟免辦解或以正供萬不可缺准解折色改於出產黑鉛省分就便採買庶

國課無損民生有益矣

國朝顧沂循舊折漕疏

題爲豫民公籲

聖恩仰請循舊改折漕糧以永沛

皇仁事豫省連歲荒歉民生疲困仰賴

皇上洪慈屢蠲正賦併停漕運復將康熙三十一年錢

糧通行蠲免是

皇上之嘉惠元元者旣優且握矣臣荷蒙

特恩簡畧申州自初入境諮訪利弊卽知辦解本色漕米一項最爲民累前徃來浙川沿途士民羣聚呈控咸稱兌漕虛費浮於正項仰望

聖恩仍准永折以甦民困茲據布政使詳據各府州縣申請改折臣思漕米重關

國儲何敢輕議改折惟是豫省漕糧非江浙等省可比各省鄰近水次糧艘停泊隨到隨運豫省不通舟楫每年應徵正改兌漕糧併潤耗本色行糧及德州倉糧約計二十五萬餘石原不徵收本色係一條鞭徵銀遠赴直隸大名府小灘鎮採買交兌以全省之糧取給於一隅因而彼處囤戶牙行視爲奇貨高擡價值

戶過糶或土混奸牙勾結官旗任意勒索兼之給軍盤
剝與修燬蓆片等項雜費數倍正供若從本省辦買出
陸輓運小灘遠者距二餘里近者亦數百里脚價之費
更屬不貲勢不得不累官民賠墊是以康熙二十二年
前撫臣王日藻題請改折民獲休息至二十九年奉部
文仍運本色因地方荒歉前撫臣閻興邦疏請停運
遂

俞旨三十年部覆前撫臣閻興邦疏不允停運又蒙
特旨准折三十一年復蒙

上諭停徵是豫省辦運漕米之苦久在

磨折之中矣夫同一輸納也運本色則小民賠墊

官更多修船行月之費改折色則無損於正供而民實受其福一轉移間公私交便且漕米自改折停運迄今已歷十載而

天庾之積軍國之需並未匱缺毫末是改折漕糧之有益於民生無損於

國計彰明較著仰祈

鑒允豫省漕糧照舊永折解部充餉則兩河億萬生靈獲享無疆之慶矣

表

北魏崔光諫靈太后幸嵩高表

伏聞明后當親幸嵩高往還累宿鑾遊近甸存省民物

誠足爲善雖漸農隙所獲棲畝饑貧之家指爲珠玉遺
棄滯穗莫不寶惜步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還競騫
交馳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秋末久
旱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轅關峭嶮山路危狹
聖駕清道當務萬安乘履澗壑蒙犯霜露出入半旬途
越數百飄曝彌日仰虧和豫七廟上靈容或未許億兆
下心實用悚慄且藏蟄節遠昆蟲布列蠖蠕之類盈於
川原車馬輾蹈必有類殺慈矜好生應垂未測誠恐悠
悠之議將謂爲福與罪斯役困於負擔爪牙窘於賃乘
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厨兵幕士衣履敗穿晝暄夜凄罔
斷覆藉監師驅播泣呼相望霜旱爲災所在不給饑饉

爲臻方成儉敝爲民父母所宜存恤靖以撫之猶懼離
散乃於收斂初辰致此行舉自近及遠交興嗟怨伏願
遠覽虞舜恭己無爲近遵老易不出戶牖罷勞形之遊
息傷財之駕動循典防納諸軌儀委司責成寄之耳目
人神幸甚朝野怵悅

唐崔融賀封禪表

臣某等言伏奉某日詔書有某年月日有事於中嶽恭
聞大禮不勝欣怵臣聞巡狩者何觀人風而叶時月封
禪者何增天高而益地厚然則聖帝臨下必有玉帛萬
國之事焉明王在上必有柴望百神之禮焉伏惟天皇
御寶位膺璿歷宅巖氣以開元鼓浮風以成化宗文祖

武之業天祚彌光制禮作樂之功皇猷載遠四方無事
不聞犬吠於中國六合清平唯睹鴈行於道路恩周動
禮德洞淪冥東魚西口口口而自至口口秬黃楚應圖而
合牒嵩維中嶽洛陽下都三臺崛起五衢相映風雨交
會寔惟天地之中威靈肅然固是神明所伏可以光照
累聖可以謁歎上元展時邁於仙宮叶歲巡於福地象
天之道備法駕而非遙望君之來因名山而有日臣等
飲和昌運冒寵崇班用雖微於犬馬情諒兼於鳥獸三
呼在聽欣承漢后之儀羣議不行竊鄙晉氏之德限以
官守不獲稱賀軒墀無任悚踊之至口口某奉表申賀
以聞

晉傅亮宋公至湯陽謁五陵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旆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
流遺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不通徑
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於洛水浮橋山川無改
城闕爲墟宮廟墮頽鐘簷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屢
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日以某月十五日
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
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
修之等旣開剪荆棘繕修毀垣職司旣備蕃衛如舊伏
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傅詔殿中中郎臣某

奉表以聞

晉書

頌

晉潘岳許由頌

邈哉許公執真履貞辭堯天下抱朴隱形川渟嶽峙澹泊無營棲遲高山與世靡爭虛薄奉任來宰斯城愧無惠化豹產之政峩峩治所樂慕景名登箕遙遙來過墓庭通於時憲傾筐不盈恨無旨酒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其有榮聊述雅羨揚公馨聲

本集

金元好問登封令薛侯去思頌

興定二年冬十月二日詔以王屋令薛侯涖登封侯之來前政適爲飛語所被羣小焰焰如夢絲如沸麤殆若不復能措手者侯曰內之不治不可以言外於是退

卒併冗吏決留務釋滯獄不旬日縣中廓廓無事卽召
里胥鄉三老之屬凡民之貧富丁之寡衆里社之小大
輸送之近遠諦問詳審纖悉具備著爲成籍按其次而
用之貸逋賦以寬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一粟之歛一
夫之役均配周及權衡之必平錙銖之必分也寬以期
日不復強責計以追胥之費之半而公上給矣友春勸
耕遭田父野叟於途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訓
懇切至到人爲感動以爲前乎此蓋未嘗有令惠吾屬
之如此也大槩侯之治仁心以爲質不屑屑於法禁人
有犯薄示之辱教以改過而已至於老姦宿惡不可以
情用者深治而痛繩之終不以爲夸也故吏畏而愛民

愛而畏上官不敢撓以事賓客不敢干以私教化興行
頌聲流聞四外之人莫不以崧前爲樂土焉明年邑之
民有借寇之舉會官以辟舉令法有不便者一切罷之
民卽相與言曰吾侯如是而不得終惠茲邑侯往矣吾
屬能久於此乎雖然侯之政不可以無述也於是刻石
頌德以致其去思之心焉侯名居中字鼎臣泰和甲進
士乙科釋褐滄陽薄郎有聲其辭曰

吏姦而漁吏酷而屠軒裳賄階章綬盜符魚肉視人以
膏自濡百勝踵來惠而不鉏饒喙旣饜督之公輸嗟嗟
遺黎寒餓而劬斂孳幾何日賸以枯孰當膏之俾還敷
腴侃侃薛侯仁信篤誠優爲趙張耻以自名我靖我民

術不震驚涵浸黨醜千室更生侯勸於郊民爾良苦治
爾耒耜安而田畝輕家而逋孰爲汝所不奪汝時不急
汝租無遺不勤游末是趨辨爾種陸相爾菑畝區爾欲
深苗爾欲疏稂莠旣芟蠶賊旣除穰穰滿家貢以羨餘
民拜侯教我敬我事迨其有秋維侯之賜有來督郵責
賦失期侯惠我民吏不叩扉丁男有言趣輸無遲及此
暇時從侯於嬉有嘉者禾將獻而失民謂我侯豈富移
秩蕭蕭馬鳴我侯於征侯無愠容民有嘆聲吏昔屏氣
今當誰畏盜昔知義今當誰媿予渴未濡蔽其泉流予
鳴禾蘇徹其底麻侯去不留去如何憂中天之雲是陰
下邑出而爲兩崇朝萬國我思我侯與雲偕來引領南

東顧瞻裴回嵩邱盤盤頽水泚泚我侯之思其有既哉
選山集

贊

魏曹植許由巢父樊仲父贊

堯禪許由巢父是耻穢其淵聽臨河洗耳池主是讓以
水爲濁嗟此三士清足屬俗

本集

晉嵇康許由贊

許由養神宅於箕阿德貞體全擇曰登遐

本集

晉郭璞嵩山大室贊

嵩惟嶽宗華岱恒衡氣通元漠神洞幽明巍然中竝衆

西之英

本集

論

晉石崇巢許論

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拒堯之讓逍遙頤神實已
遺世司馬以假托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爲然余荅之曰
是何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羣材必舉官才任能輕重
允宜大任已備則不仰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其分
則不以積久而令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嘉穀契敷五
教皐陶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
重載兼置斯可知已巢許則元愷之儔大位已克則宜
敦廉讓以勵俗崇無爲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
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將何疑焉

書

唐韓愈與少室李拾遺書

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
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
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卽大位已來於
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
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
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
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彊梁之克銷鑠而
縮粟迎風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
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

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
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卽可爲之時自
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卽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
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
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踊躍悚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
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拾
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
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
遺公拾遺公儻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
遺公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
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

子之道幸甚

文公集

宋謝絳遊嵩山寄梅處丞書

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嶽太常
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
會尹師魯王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
中峯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僕爲人間事所窘未遑也
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爲山水遊侶因亟與之議皆
喜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
宿十八里河翼日過緱氏閱遊嵩時碑碑甚大字尙未
鐫上緱嶺尋子晉祠陟轅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於廟
中是夕寢旣興吏白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

游宮拜真宗御容稍卽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却
車徒從者不過數人輕齋遠行是時秋清日陰天未甚
寒晚花幽草虧蔽巖壁正當人力清壯之時如有朋簪
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遇磐石過大樹必休其
上下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巖
峯斗甚則芒屨以進窺玉女窻搗衣石石甚異窻則亡
有迤邐至八道壺憇三醉石徧訪墨蹟不復存矣考乎
三君所賦本名題其實午辰方抵峻極上院師魯體最
溢最先到第數最少最疲於是澆漱食飲從客間躋封
禪壇下瞰三峯乃向所跂望望氣神異不可到者皆培
樓焉邑居樓觀人物之褻瀆者壞世所謂仙人者僕

未知其有無果有則人世不爲其輕蔑矣武后封
祀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著姓名於碑陰不虞後
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處觀聖俞記樂理國而
下四人同遊鐫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於
此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又尋韓
文公所謂石室者因詣盡東峰頂旣而與諸君議欲見
誦法華經僧永叔言聖俞嘗言斯人之鄙恐不足牽損
大雅僕強請君往焉自峻極東南緣險而徑下三四里
法華者棲石室中形貌土木也飲食猿鳥也叩厥真旨
則軟語善答不可具道所切當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
何由雜今之人念念在散亂何由定師魯永叔扶道貶

異最爲辯士不覺心醉色怍欽歎忘返共恨聖俞謬斥
也是夕宿頂上會望天無纖翳萬里在目子聰疑去月
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間慮盤桓立清露下真覺冷透骨
髮羸體將不堪可方卽舍張燭具豐饌醴酒五人者相
與岸幘襪帶環坐滿引賦詩談道間以謔劇然不知形
骸之累利欲之萌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
履無苦午間至中院申刻出登封西門趨潁陽宿金店
十六日晨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路曲南西則但見
少室若夫觀少室之美非由茲路則不能盡詣邑人謂
之冠子山正得其狀自此行十七里出潁陽北門訪石
堂山紫雲洞卽邢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峻捫蘿而上

者七八里上有大洞蔭數畝水泉出焉久爲道士所占
爨烟熏燎又塗填其內已戒邑宰徒而出之此間峰勢
危絕大抵相向如巧者爲之又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
之洞體法雄妙蓋薛老峰之比諸君疑古苔蘚自成文
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少留數十刻會將雨
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馬上粗若疲厭則有師警語
怪承叔子聽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徃徃一笑絕倒豈知
路之短長也十七日宿彭婆鎮遂緣伊道流陟香山上
下方飲於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未及此凡題名於
壁於石於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出東門極東而南
自長夏門入繞崧轅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矣而

切切未滿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既還府恐相次便有塵
事浸汨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夕之談

跋

宋歐陽修天封觀題名跋

右韓退之題名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
雷事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
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
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
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戒也

文忠公集

宋邵伯溫嵩山紀行詩跋

司馬公居洛嘗同范景仁過韓城抵登封憇峻極下院

登嵩頂入崇福宮會善寺由轅轅道至龍門遊奉仙諸
寺上華嚴閣千佛巖尋高公堂渡潛溪入廣化寺觀唐
郭汾陽鐵像渡伊水至香山皇龕憇石樓臨八節灘過
白公影堂凡所經從多有詩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
壁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
其旨遠矣

河道集

宋葉夢得盧鴻草堂圖跋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歷中莫
本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平段公
家藏圖書并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爲荊州從事
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歷載祀倏踰二

紀游懼多難編軸尚在物在時遷所宜曲盡歎丁未年
在岐山涿郡子暮記又書己酉歲重九日專謁大儀遂
載覽閱累經多難頓釋愁襟子暮再題鄒平公段文公
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暮不知何人涿郡蓋亦盧氏
望蘭陵公或云蕭鄴其罷相出爲荊州節度使正咸通
中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大儀也丁未僖宗光啟二
年己酉昭宗龍紀元年此畫宜和庚子余在楚州爲負
方回取去不歸當時余方自許昌得請洞霄思外築於
此山之下視國中草堂榭館枕烟庭羃翠亭等眇然若
不可及今余東西兩巖各有亭堂十餘所比年松竹稍
環合每杖策登山奇石森聳左右詰曲行雲霞中不知

視鴻居爲如何但恨水泉不壯無雲錦池金碧潭耳謝
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併天下詠之以爲
口實韓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
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亦以是爲貴乎余遊行四方當其
少時蓋未知光景爲可惜亦不以是四者爲難得也在
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爲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晏
於西湖且以郡事委僚吏卽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
大夫過卽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聞其
何人也曾存之常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
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
而後從吾之爲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

三猶未盡以爲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爲有味也

石菴集

明王世貞裴灌少林寺碑跋

裴懿公灌書少林寺碑開元十六年建又在嵩山而金石錄不載何也裴少時負文筆號霹靂手而雅不以八法名此碑辭至沓拖不可讀而書頗秀勁多媚態得非時代爲之邪傳不載階封此書銀青光祿大夫正平縣子亦可補傳之闕

兗州續稿

序

唐梁肅送韋拾遺歸嵩陽舊居序

高人出於華族冠冕處乎山林於士儀見之矣在魏周際逍遙韋公語默之間全清淨之道間餘二百載之子

以純懿貞粹追烈祖之蹤一門清風獨映今古可謂全美也已初士儀與孔君述眷同隱於嵩邱上嗣位舉逸民孔以諫議大夫徵且調護太子乘輿還自漢中吾子倘佯於松桂之下鶴板入谷拜左拾遺固辭獻納之任遂有江湖之適議者稱孔之兼善吾子之自得出處一轍消息同符然後知刻意而高待時而動者俱失其道理矣揚州刺史杜公蘊伊邵之望悅禽息之風士儀依仁游道幾歷寒暑既浩然有歸思乃忽予以將行予嘗同召諫官同被儒服所不同者執李公之御與蹈潁陽之塵而已會脫鞶鎖隨烟霞訪吾子於岷巖之側豈或碌碌久爲躁靜之異乎先書寄懷且以序衆君子考槃

之什

文苑英華

明李維楨嵩山序

民部傅元鼎善古文詞尤精於史記以爲六經之鼓吹
既令登封討論中嶽故實倣史記八書著嵩書五年而
後成釐之爲篇十有三蓋自天文地理古今帝王封禪
祠宇都會城邑公卿大夫士生於斯仕於斯隱於斯遊
於斯所紀載題咏與仙真之遺蹟鬼神之災祥縑黃之
託處鳥獸草木之品彙巨細兼該圖史畢具矣余仕中
州從釣臺望嶽近在几席三度欲往皆以事奪每用爲
恨今得是書臥而遊之幸甚昔鄭夾深馬貴與藝文類
目名山有記有錄有譜有圖而稱書自元鼎始登通志

有盧鴻一嵩山記而嵩山有書自元鼎始易之觀陰陽
書之導山水詩之識名物春秋之明褒貶禮之節文樂
之律度體例並舉貫三才總百家卽以伯仲史記言有
大而非誇也元鼎有軼才好儻大節爲刑部郎狂且
鬪入青宮將爲要離荆軻之所爲執下司寇以事出非
常邪議紛起元鼎力贊主者默定爰書戮一人而逆謀
膽落主鬯以安尋推擇使讞三晉所平反數百人獄牒
爲天下第一役甫竣抗疏指陳闕政多批鱗語疏留中
忌者中之謫籍事白卽其家起爲南度支郎其餘有居
前功者已驟躋卿列而元鼎絕口不言遂無殊尤之擢
隨牒平進不得休足輦下夫嵩嶽降神生申及甫申伯

之德曰柔惠且直仲山甫之德曰柔嘉維則嵩山在天
地中其神聰明正直而一元鼎修明祀事其德足以昭
其馨香神實臨之是以能直能則剛不茹柔不吐可以
闡四國可以柔萬邦是書也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神
人以和猶之山然財用於斯乎出原隰衍沃衣食於是
乎生其所由來宏遠矣如第以誇多鬪靡弔詭釣深比
於山經野史秘諸帳中助揮麈之談而已未爲不知元
鼎未爲真知元鼎也

本集

國朝耿介孝經易知序

吾讀孝經至於民用和陸上下無怨災害不生禍亂不
作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未嘗不撫卷流連作而嘆曰嗚

呼孝之道大矣觀一聖一賢一堂問答之際唐虞雍穆
三代熙皞之象宛然在目蓋亟欲其行之也故夫子曰
吾行在孝經而卒以不得行及讀論語見孔門言仁言
孝又未嘗不撫卷流連作而嘆曰嗚呼孝道之大大於
此矣蓋孝之理一仁之理仁之理一天之理也是理在
天爲元賦於人爲仁天地生物之心元氣流行萬物無
不發生長育人得天地生物之心發而爲孝由孩提愛
敬之良充其量直於胞民與物參天地贊化育則可謂
分殊而理一用大而體約矣吾夫子刪定贊修他書皆
不自名經而獨於孝經則自名之又曰天孝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豈不以無人不得天地之理以爲

心卽無人不以生物爲心無不以生物爲心卽無人不以愛親爲念經常不易之道未嘗一日泯於人心乎有世道之責者亦何不念此也今天下車書一統海寓又安

聖天子躬行仁孝以禮樂彞倫化導天下將見太和之氣在宇宙間然則欲求德之本而教所由生舍孝經何以哉誠使凡爲子者人手一編朝夕講貫心得躬行由一家而一國而天下和順吉祥之氣洋溢充周以之爲臣則忠以之爲弟則弟以之交友則信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孝之所融液者深則仁之所泛暨者溥唐虞雍

穆三代熙皞之象無難再見今日矣介山居無事沉潛
是經蓋亦有年不揣妄謬折衷前儒之言務歸簡要編
次成帙刊行以廣其傳其於風俗人心有所裨益與否
非愚之所敢知也

敬恕堂稿

國朝耿介周易淺解序

昔者聖人思有以治萬世之天下必先有以正萬世之
人心使人心正則天下得其治而聖人憂世之心始慰
此易之所由作也蓋自包羲畫卦文王繫彖周公繫爻
蘊義理於占筮之中吾夫子贊易則發揮義理而兼占
筮作爲十翼用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亹亹納斯世於寡過之域故三聖之書至夫

子而大備秦漢以來或泥於術數而不得其融通之理
或流於虛寂而不得其中正之極易之道於是始晦有
宋周子特表太極圖以太極爲陰陽五行萬物之本而
貫之以一誠程子易傳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隨時變
易以從道邵子深悟畫前之易而以天時人事互相考
驗朱子則有本義有啟蒙發圖書經緯之藏闡天地生
成之秘明奇偶象數之原推揲蓍求卦之法使人於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不迷於吉
兇悔吝之途以爲用舍從違之準嘗曰潔靜精微是之
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夫天地之易吾心之易也故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誠能一動一靜仁以爲本體義以爲裁制則吾
心之易合乎天地之易將有吉無凶有得無失有善無
惡風俗還於質樸氣運臻於淳古人心正而天下得其
道矣此朱子本義所以深契三賢四聖之心而善學易
者必以朱子爲歸也新安張子翰仙與孟雲浦呂明德
兩先生同里潛心理學博綜經書靡不窺其奧義而尤
沉酣周易居恒取朱子之書坐臥寢食其中者數年爲
之標舉其太旨敷陳其正義曲暢其辭中之趣默悟其
言外之神隱者顯之微者彰之幽者著之秘者發之名
曰淺解久藏篋笥會秉鐸鄗城乃校正刊刻以訓誨多
士庚午春承手書相寄求爲序余反覆披玩尋繹於其

命名之意而知翰仙之深於易者也蓋天地陰陽萬物之理莫不由淺以見深如太極深也而示之卦畫則淺矣形而上之道深也而不出於形而下之器則淺矣寂然不動深也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淺矣以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深也而化育周流昭著於時行物生之中天命之性不都不闡深也而道體呈露分布於日用倫常之際體中固含用也而必於用處見體靜中固有動也而必於動時觀靜以爲深而示始不淺以爲淺而未始不深微乎微乎非深於道者孰能識之余是以於命名之意而知翰仙之深於易者也卽書之以爲序

國朝耿介嵩崖易義序

同上

六經皆治世之書獨易取變易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道者太極也無時不然無物不有其體至約而用靡不周其顯至著而微不能外放之可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此易所以爲五經之原而千聖心傳百王治理未有或過焉者也

本朝法古圖治以經術取士四書外士子各占一經景子東暘天資純粹其尊公月如年翁積學遠養尤深於易窺天人性命之奧究廣大變通之蘊東暘幼服庭訓講習討論有素志學之年卽讀書嵩陽書院潛心聖賢之學復專精舉子業余每見其雪窗寒燈夜半天心太極之理固已超然默契於其衷矣由是攻苦揣摩爲文

甚富辰提南宮之後檢得百餘百出以問世將永光
先生爲之評選余取而讀之廣太悉脩變通不滯命意
渾成修辭條暢而本原之地歸重君臣蓋自太極分陰
陽君臣大義定矣使泰交之世上下一德三光明五行
叙百工允釐庶績咸熙太和在宇宙間將天地生物之
心於是而遂聖人憂患後世之懷亦於是而慰安知天
高地下尊卑定分剛柔兩畫不足以包舉全易也况天
地生萬物後將天下國家之責裁成輔相之任盡舉而
委之聖人吾夫子於易繫乾元既標在天首出之名而
六十四卦大象不曰君子則曰后則曰先王其義亦可
見矣讀之者沉潛反覆識得無時無物不有太極而變

動周流言天必驗之人言理必微諸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千聖心傳百王治理不出戶庭而得之矣異日得君行道泰交之象將以此爲準非可作尋常帖括制義觀也是爲序

同上

國朝張伯行景冬暘說嵩序

冬暘先生說嵩一書前十五篇以爲經後十四篇以爲緯或曰是書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舉一嵩之本末推而極於鬼神之幽人物之著紀盛而必逮其衰語常而不捐其怪甚矣先生之聞博而識彊也余曰如若所言惡足以盡先生哉昔者方域肇分神禹作貢嵩於時曰外

方山海經則曰太室少室爾雅則曰中嶽周語則曰崇

山漢魏以來書傳碑記詩歌贊頌作者代不一人士生
於今將使微者張之缺者完之雖欲聞不博識不疆不
可得已於先生何異焉或曰吾非儕其說於馳騁者流
也山水之有志也本於經發明於注今有志而不合乎
經與注者相環矣潁潏一水而莫知其同綸輪兩地而
莫知其異東谿可以名縣玉谿可以名沙甚者嵩在周
鄭之間以韓之滅鄭而疑潏於袞潁據荊州之北以荆
之浸曰潁湛而疑潏於荆九州且數變以至於此先生
原始要終正其誤謬星野沿革水泉封域諸篇如指掌
然吾故展卷而嘆以爲不可及也余曰子言誠善雖然
山之爲嶽者五而說不他及何居或曰先生固已序之

所謂生長於嵩家世膏澤休暇賞心於嵩者也余曰此特其自道云爾吾爲子究言嵩之說三代而上中嶽無定名大抵山之高且大者在畿以內則當之周禮立土圭法以正日景於是天地四時之所交合陰陽風雨之所和會謂之十中傳稱潁川陽城地爲然今之中嶽嵩山是已吾聞之數起於中者也河圖之中五與十同位五乘五而十也北則一與六同位一乘五而六也南則二與七同位二乘五而七也東則三與八同位三乘五而八也西則四與九同位四乘五而九也洛書之中有五無十縱橫計之皆得十有五數夫數上不必兼下左不必兼右若兼乎上下左右而成數者中之五也夫嵩

竊華恒不必相統若統乎岱華恒而成嶽者中之嵩
也是故其星曰填其行曰土其事曰思其德曰信四星
皆失填乃爲動四德悉具信乃爲根先生之所以道
學而致廣大者坐言起行胥是說焉先生之舉例曰因
地感發隨事寄托是舉一嵩而凡統於嵩者不啻言之
該而詞之詳矣且是書豈第臺臺修辭已哉先生幼從
游於湯潛庵耿逸庵兩先生講明正學爲已任而一以
躬行心得爲本不屑屑於聲音笑貌以博虛名其中實
有所見而學確有所據書中發明敦正之處無不深切
著明其感發寄托誠有關於世道學術勿視爲編纂紀
述已也故緯說自遷祀古蹟以下或存而不論或論而

不議至峻極寺之天災石麵穴之物瑞仙佛二氏蔓延
之顛末無不惻然志之而欲以土中得失之故風論士
大夫也學者不寤乃視與記載之書等不已陋乎或曰
然向吾止得其說今而後得先生爲說之心也刻旣成
余卽以前所問答序其端然不知說嵩之所從來者且
附會於博聞彊識之譽而以余言爲希濶也

証韻堂集

國朝陳鵬年說嵩序

宇內扶輿清淑之氣流爲河峙爲山嶽而山嶽之靈奇
幽秀或傳與不傳卽傳矣而有盡有未盡此皆有數存
焉而實視乎得其人與否也雖然其人蓋難言之非有
援摭古今之學則其取材不富非有杼軸予懷之手則

其結構不奇又况著書之歲月不賒生長之土風各別
則亦無以搜奇抉奧派晰支分証諸耳聞目見之餘一
一親道其所以然以予家世湖湘距衡南不百里少時
嘗遊息往來其間官觀臺榭之廢興草木岡巒之佳勝
雲雷朝暮之變幻與夫神仙方技文人學士遊覽之遺
蹤靡不留心搜採冀得勒成一書而苦於捭拾未廣嗣
後奉

命纂修

皇輿全覽得盡考天下之名山大川於吾衡尤惓惓焉
然卒以外遷風塵堆案未能一償夙願矧崧高居四嶽
之中其爲天地清淑所鍾莫大於是前乎此者非無志

乘紀述然而罣漏固多卽舛謬不少今讀冬暘先生說
嵩一編始歎援據之精杼軸之妙大函細入自命一家
直可與山經爾雅共垂不朽而非一切紀載之所能及
也所以然者良由先生生長於斯旣已見聞熟習如數
家珍又遭逢

盛世出爲良吏不久爲京朝官退食餘閒饒有者書之
歲月是以得優游而卒業爾雖然以先生居於嵩而有
說嵩予居於衡而不得一說衡致使山嶽之靈竒幽秀
或傳或不傳有盡有不盡此則先生之幸抑亦嵩之幸
而適足滋予與衡靈之愧也夫

說嵩

圖初景日瞻說嵩自序

嵩名勝甲豫州歷代翠華所由太史軒輶所採鉅卿士
驂侍巡游膏秣所經莫不搜奇揭藻傳爲勝譚潛夫隱
淪之托處騷客逸流憑弔援引臺臺以爲芻膾形諸紀
述發爲唱歌有賞必適無幽不採未易一二爲世味聲
華者語也語之未嘗不怦然神嚮之輪轍不踰都亭向
平疇昔之願姑俟自公暇晷展卷以當臥游不幸而播
架富有缺然名山之牘得昔人一紀一詩輒爲觀止嗚
乎哀衣峩冠之族無山水福也士大夫以爲憾無何緇
於踪跡並迫於耳目雖欲涉獵縱覽泐無紀述可尋則
憾之憾矣其或皇華載歷休餘無多命駕言游裹糧幾
何數暑稽旬窮秉燭攀躋之力未知窺千巖萬壑之一

隅乎未也若夫握縮名區公餘濟勝高山在望幸有主人而鳴騶之聲不可與山鳥唱和輿蓋之隊不能共野人往來樵語諺談故實往往什一倘有志博洽旁引觸類令長於此無亦有未逮者乎况乎勝地靈藪縉素所估其徒輩間亦錚錚於掄揚一切虛無飄舉飛竈挂錫之誕詞充塞巖澤某某仙某某佛被山川以不羈迄無關正而遂以爲紀游之佳話則名勝污蠹將遂終古亘食之心異而識之或偶割之興至永言之而竟援木授墨以走之於是二氏浮說乃爲藝林所標附至於堅城不可摧拉而山川真面目茫然不可復識矣嵩高記始於北魏盧元明摭述諧語數則青牛伏龜開母雲母云

云徵古者難言之非實錄也禹貢止標外方山海經則
有半石來需大磬少室泰室講山嬰梁浮戲諸名迄唐
吳筠分讓各峯謂之靈蹟載諸道藏宋樓昇賦之勒貞
珉以傳而天師之紀遂與嵩不朽嗚呼嵩曷不幸而染
緇蒙塵至於不可湔洗也豈惟嵩哉雞林西玉門東北
燕南嶺其間佳山水而勝者何非二氏之淪濩而又奚
惋於嵩傳梅作書於仙佛斐語喋復稱道不贊一辭杜
撰疑似錫名作古桑鄜經注失徵焉卽穎濂消勺不辨
其流他可知也大半幕客上官贈揚之諛辭暨所作詩
文倍之謂十三篇卽邢臺塾刻可也陸東書嶽志行跡
未及近陬載車鞏洛過望山陰邸寓浹旬編璣聞邑乘

爲卷帙浮不近理掛一漏萬無怪也本朝葉封令長數
年嘉意文獻可謂勤矣借邑孝廉焦賁亨共事山志大
概祖述邢臺原本唐天師諸說附於述者之義無少發
明意亦左祖二氏未有拒辭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如誤
潁源於玉泉涵紫虛於逍遙稽之輿地不無舛焉夫從
來地志之難按區指掌非將闔靡駕浮而已禹貢域九
州界畫山川謂其不可移易也文士騁其筆墨率意游
弄而流時常形豈紙上龍蛇所能翻覆者歟芒屨所至
跡之未見其有合也曹氏名勝志蕪苑南金也紀嵩僅
瀟度幅多有未確平洛澗之石涼水也誤山三交水之
玉女砂也誤臺灑注東溪繫於嵩高縣而誤東溪爲懸

蝌蚪巖與蝌蚪石兩地而誤爲一甚者誤盧鴻草堂於
終南誤溫公疊石溪莊於宜陽凡此考訂之失使讀書
索圖之士足跡未履奄然自以爲是然則十五國之編
舛謬非小疵也不勝彈矣將安所折衷乎矧生長嵩下
卯角時儕輩嬉遊陟椒尋澗以爲常居業書院餘餘躡
蹊行吟推敲臨流蹲石不自意其信步所如春明秋霽
結伴尋幽雖蚪仄必歷時時印比於元鼎井叔之作稍
得其淺膚紕謬之處中有未安壯走四方雅友談次輒
有舉隅詢及者爲臆說大段意殊未盡披史傳所載獵
目雜書涉於嵩者筆之積三十年遂識日多再見三見
則復筆之厠西臺自公之餘搜索曩存類之後所見皆

疇昔已筆者也則更變其複或傳聞有舛輒訂其是二
說同異謬取舍之其無關於嵩備互發者廣索以証佐
之如是者五閱歲哀然成帙自惟架籤無多耗疲久浸
不能從事於乙夜雖嵩高大觀管蠹多遺而眎之矻矻
編摩衰將微邁亦云畢能乙未冬被

命鴻臚間署棄拙因得古人朝隱之適次第舊稿比類
爲編名曰說嵩不敢雷同昔人存其說爲得失之林不
敢附會異流仍其蹟備見聞之助主山爲幹附見爲支
因其位置羅次比列便登臨者之隨地肆考焉曰嵩高
曰太室上曰太室陰曰太室麓曰太室原曰少室上曰
少室東曰少室南曰少室陰曰箕山全嵩本末遠近之

勢流峙分合之形古今盛衰之異賢貴人物芸生萬彙
之不齊在十四篇中矣以是爲經次爲緯說十四篇博
載以詳之曰旻野曰沿革曰形勢曰水泉曰封域曰巡
祀曰古蹟曰金石曰傳人曰物產曰二氏曰撫異曰蔬
林曰風什條陳目張比類分纂諸惟從詳仙釋之紀採
史傳節之嗜好所違不欲煩載筆也夫一覽之力疎漏
殊多半禿之筆取裁亦少劄綴已久不忍刪棄收拾成
幙用備束芻高明顧問以代滕頰云爾然使眡不早貧
則力不能登高陟險使通籍需次不家食則時不得披
古以証所見使內仕不清班則勢亦不暇編次成帙凡
眡之爲此者生長於嵩家世膏沐於嵩休暇賞心花朝

月夕坐臥於嵩三徑松菊菟裘將營行望首丘於嵩不
過間人之隨筆以誌征客之永懷耳嗚呼未易一二爲
世味聲華者語也 同上

國朝呂履恒景冬易說嵩序

古今志山水者始於禹貢次則應邵封禪儀記而酈蓋
長乃注水經柳子厚其支流也禹貢之外方按蔡傳補
川郡有嵩高山卽嵩嶽之別名堯時目之曰虞舜始稱
嵩高云或曰嵩山太室黃帝時已有是名不自虞始矣
虞之四巡不載中嶽詩大雅崧高維嶽說者以爲崧高
卽嵩高云爾景冬易先生生長於嵩自少所游歷凡嵩
山紀載悉覽而志之垂四十年乃著說嵩一書自禹貢

外方以窮其源而析其流於諸書有所得卽手到之考
諸古質諸今下至釋官野史旁及二氏之藏靡不廣聞
而力究之其志可謂勤矣嵩高之所覆北至於河南至
於襄野東至於虎牢西至於華嶽方數千里罔不支分
派別詳其主客祖孫之脉幾幾乎窮兩戒而貫四維矣
猶不敢自信而問序於余余居雖近嵩數往來未嘗一
登陟讀其說若河漢之無極何足以知之而序之是猶
居河濱者汲井以益孟津齊東野人以抔土增秦岱多
見其不知量也顧於此亦有說焉昔王仲淹擬六經朱
子非之謂其儼然自以爲聖人予讀王氏書誠有然者
顧其擬論語也不以爲論而命之以說若不敢比倫於

徐偉長者則其儼然爲聖人也蓋福衍福疇與其弟子之所爲而仲淹未嘗有是心矣且夫說之義亦安有窮哉無稽之言非聖之書足以驚世俗而君子弗取六經之所著諸儒之所述循循爲平易正直而其理峻極於天羣仰止不遑焉則天善爲說辭者有他奇哉亦觀海者自深登山者自高云爾今觀說嵩之指於二氏則辭而闕之或存而不論於經史則釐而定之必取其信而有徵其他說之可採亦擇其善而不沒其人蓋見大意於筆先而卽事以取義使後之覽者有所折衷焉而不徒登臨之偶適而已冬易自謂非紀載之書信夫予老且病往往閉門却掃不敢論文字以固辭不獲命而序

其大致如此者其文之媿鄙而逸柳觀者自得之余何

言余何言

治古堂集

國朝姚爾甲耿先生棄餘文章序

夫文以載道也文不載道則大言而夸淺言而浮是皆無裨於學奧唯六經四子之書語上極於精微語下詳於人事兼內外該大小要亦不過發明天之理與吾之心而已學之者不明其理不體諸心其不流於泛濫汗漫而無所歸者幾希故夫明於心矣不迷其途必尋其源方行以求至焉猶懼其怠也無隳於已歷無安於中沮孜孜焉存誠以幾之然後浩乎其有會沛乎其有得也夫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未之有得周濂溪曰不

深於道而文焉藝焉而已則古今之立言垂世者其亦
可以知所折衷乎哉嵩陽耿先生讀書樂道強學立行
有年矣中有所得輒札記之一日彙錄文集二卷自爲
序曰棄餘草余讀而咤之曰先生履蹈日純詣業日精
夫固何有棄取之可言也然則斯編以棄餘名余竊妄
有所窺焉試讀其文曲折經營物情洞悟而心氣恬雅
言歸理道覺宇宙內觸處皆天命流行是真格物窮理
之餘也讀其詩清越疎宕直發性靈一洗煙雲月露之
塵是真體驗日久性情抒見之餘也讀其語錄精奧內
蘊而純正切實直與濂洛關閩相接統是真居敬操存
體驗身心之餘也噫先生之學亦基精矣申不敏何足

以知之惟冀進而教之是余之厚幸也夫

本集

登封縣志卷二十六

太常寺博士洪亮吉

同纂

登封縣知縣陸繼亨

履藻錄

記

明周叙遊嵩陽記

宣德丙午三月十五日予在鞏祀宋陵畢瞻望嵩少諸山慨然想其勝與廣文宜春吳公遜志約遊焉行李僕御已戒至期聞有違官至吳君不果行越二日予遂攜邑庠生王庸劉清李暄同往行二十五里至黑石渡沿洛陽南上河水清駛水濱山石犖确下步行二里餘午

食將軍趙仁家又行半舍許地曰漫流岡上有郭汾陽
廟環廟古柏數百株蒼翠蔚然可愛有碑二通一金元
光二年天黨趙琢謨云汾陽嘗領兵清河上至是索芻
粟不獲里人告以是邦西南岡嘗出毒霧爲災故田穀
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募軍士其上以壓之毒因以息
里人遂立廟祀之相傳祠下有洞時有聲隆隆然蓋毒
霧所出處予惟古人稱掃清氛祲汾陽之謂矣一則繼
唐虞老人所題老人逸其名必朱元顯者夜宿原良村
王庸家自輩至是七十餘里豈旦遵趙城陟曠曠道石
徑崎嶇盤迴以上中有關名嶺嶺老卒數人守之時天
昏人祈禱甚久忽微雨從西北來予顧謂三生曰

日之遊固樂天復雨又樂之尤也轉南僅五里入少林
寺竹木蔽翳仰不見日花草餘香郁郁襲人寺在五乳
峰麓少室山當其南隱若屏列寺僧開客主迎迓甚恭
佛殿後爲講堂堂後有立雪亭則佛徒惠可受法於達
磨處惠可嘗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竟得其法予因歎
曰昔游定夫楊中立立雪於程門卒傳其道惠可學佛
法亦然使世之爲弟子皆若此其學詎有不成者邪因
觀歷代所建碑刻其文最舊則有梁武帝御製達磨大
師贊前刻歐陽圭齊序餘皆唐宋以下文字又向西北
循山崖深入三里許攀援而上山勢呀然環抱視寺之
臺殿山之林壑若在席下是爲達磨面壁菴菴有石影

云達磨面壁九年之遺跡也時雨止雲收煙霧澄霽幽
鳥元蟬鳴聲上下倏然有塵外之想僧云西南八里巖
有惠可菴有卓錫泉以榛莽蒙翳不果上寺主僧曰圓
宗者甚能言相與論辯疊出亦自可敬飯畢啟行逾十
里則嵩山少室東西對屹山色掩映蒼翠如滴路循深
洞灘石礧礧按轡徐行毛髮森豎俄經一小土神祠南
忽有赤衣童子疾趨道左令導途者索之彌久不見竊
自念曰連月旱暵而赤色者南方朱火之象也是豈旱
魃之流歟因相與名其地曰赤童子山又行十里憇郵
亭中亭後一里有寺名會善刻元雪菴所書茶榜字徑

三寸許道緯可觀觀畢即出悅至登封假館學宮自原

良至是又六十里明日同廣文劉仲武司訓吳永康謁
中嶽神祠且默禱久旱祈賜雨澤禮畢而縣丞李政繼
至祠在縣東八里嵩山之陽中原壤地平曠有山亦培
塿不崎嶇唯嵩山蜿蜒磅礴騎奔雲矗綿長數十里屹
然在天地之中諸山環列勢若星拱蓋乾坤秀粹所鍾
宜神靈之宅也祠規制極宏壯峻極殿南爲降神殿三
面皆圖生申甫像丹青頗剝落而筆意蒼古督李丞命
書工模之宋金以來石刻以百數惟王會奉勅撰者碑
最穹壯字體雖甚勁麗文漫漶不可讀并命諸生用紙
墨模榻以考其舊既出亭其壑磴於道土方丈相與宴
飲甚歡文室後有竹數百竿微風戾之鏗然有聲如琴

金石此又洛中之僅見也。又明曰：與仲武永康循北門
遊嵩陽觀觀久廢，惟古柏三株存。大者圍幾三丈，高兩
倍之。相傳漢武帝封爲大將軍，有石刻識其下次者亦
幾二丈。圍云皆封次將軍望之如張幃，如擁車蓋。風
動又聞如絲竹之音，相對倚久之不能去。惟朝廷方取
材川蜀以資梁棟，此木近在河洛，似獨遺棄。豈造物者
固有以庇之，抑以孤處僻遠不見知於世邪？前有天寶
三載紀聖德感應碑，高大異常，制書法極妙。又從東度
澗澗尋崇福宮，卽太乙觀。林深從者迷失道，往返數四
始達宮，亦屢廢。惟三清殿存，亦至元間重修者。旁屋近
幾於野，火道官依殿以居，舊有奕棋博蒲泛觴三亭。今

惟九里池存有泉名太乙歲久亦涸則泛觴亭之故址也二宮觀俱漢唐宋以來天子巡幸暨王公卿士宴游之所方其盛時珠宮琳館金碧交映鑾輿所至草木生輝及其廢也荒烟斷礎鞠爲邱墟樵人牧豎得而辱焉噫方出之流恒自視其遺與天地長久永存今旣若此豈非物之興廢固自有時哉升高以望遠則箕穎諸山隱然如畫追想巢由之高風西則少室三十六峯綺錯繡錯高插霄漢深悲李山人之陳迹目與景接心契神會超然若御灑氣游鴻濛而不知其所止也稍東有啟母石云塗山氏所化其說怪誕不經極西有法王寺亦名剎殿宇頽圯惟浮屠儼然南下則有周公測影觀星

二臺廢址北顧嵩高二十四峯舒奇獻秀歷歷可指並
山頂而東則又有所謂盧鴻巖投龍洞皆嵩陽勝處擬
次日再約往遊是夕予冒風寒頗不憚且疲於登陟遂
不果而顧予先後之所已賞者其所得亦可謂富矣因
累書其事於簡以識予是遊之勤并各書一通一以遺
鞏邑廣文吳公俾想見茲遊之勝一以留登封學宮以
備他日好遊者之故實云是爲記

李瀛書
省志

明陳鳳梧周公測景臺暨新廟記

登封縣東南三十里有先聖周公測景臺迄今三千餘
載巋然獨存考之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土圭之法測土
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其術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

東曰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
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
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蓋周公相成王定都於洛立土
圭以測日景求地中其制度精審有非大聖人不能作
者先周公而聖者曰堯舜禹湯文武達而行道於上後
周公而聖者曰孔子孟子窮而明道於下惟周公以元
聖任行道之責而兼明道之功觀之六經則可知矣孔
子之道實傳之周公故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
見周公自昔論大聖人者必以周孔並稱而漢唐以來
祠於學宮率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自後尊孔子
爲先聖而學者不復知有周公矣故愚嘗欲建議以周

公孔子並祀於學而未之舉也已卯之冬承乏汲臺明年春公牒稍暇廼稽圖經得所謂測景臺者亟檄有司葺其頽壞芟其煩蕪以復古制臺之北舊有周公廟久而湮廢復令重修之殿廡門墻煥然一新扁曰先聖文憲王廟蓋唐所封魯謚也廼遣儒官祭告仍著爲定式歲以春秋次丁有司致祭如儀庶以表元聖之制作而係千古之瞻仰云爾崇德報功豈止於是哉有司請文紀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爲之書其承檄修復則知縣韓錫典史李崇學也而觀星臺在廟之北相傳亦周公所

築因並及之以傳

石

國朝吳偉業登封三節婦傳

河南登封焦氏有三節婦曰周氏曰楊氏牛氏周氏者太僕寺少卿與嵩公次子文學仲榮之妻也文學早死儒人與側室李氏皆有遺腹免身皆男儒人曰吾之不蚤從地下者此爾今天幸俱有子吾將下報吾夫太僕公固止之亡何李以病逝孺人廼抱其孤泣曰天乎吾兩兒恐不能俱全若此子失所鬼而有知問李氏孤何在則將奚辭以對遂擇里媪乳已子而親抱李氏孤乳之太僕爲仰天出涕曰人情莫不愛其子此古人所難吾媳婦能行之兒爲不亡矣後二十年登封縣民有具節母事上直指使者使者爲請於朝下其奏錫封表闕

歲給餼米數石河南人皆嘆息曰周太君撫兩孤成立以膺此寵也蓋自文學歿二十年而孺人始以節孝顯於朝又九年而孺人沒沒後二年而登封陷於寇其以節死者爲焦家婦楊氏牛氏河南人復皆嘆息曰微周太君之教不及此楊氏者焦君陽長之婦周藩儀賓四聰公之女也旣歸陽長君事姑最恭謹而讀書識大體嘗手列女傳一編與姒牛氏講貫義旨悉通曉登封旣圍急孺人知不免紉其中外衣以自固拜辭太君木主將引決侍婢止之曰吾城前受圍匝月不下今尙冀萬一得全且郎君不在主君且暮城守盍俟休沐時一謀之乎楊孺人叱之曰吾奉先姑教訓若不死何面目覩

地下且玷太僕家風乎乃約牛氏同死指楮下井曰此
吾兩人畢命處也卒俱死

吳偉業曰予之中州嘗望見嵩嶽云其下必多偉人鉅
卿負奇節立志槩者今觀焦太僕齟齬江陸屢躓復振
一門之內男清女貞周太君有鳴鳩之仁柏舟之節而
兩烈婦指生殉義立志皎然豈山川之氣賦稟有素耶
抑門內之訓浸漬涵育使然也初陽長走京師乞名公
卿歌詠太君之節聞於天下可謂純孝今兩烈婦之殉
也適會搶攘無所表章以顯當世然觀陽長悼亡詩音
節悲苦屬和者無不泣下嗚呼若兩烈婦者誠無愧於
其姑矣故堪東舊史氏爲合傳焉

梅都集

國朝耿介白崧溪傳

公諱居敬字行簡號崧溪河南登封人至元庚戌生甫六歲喪母事父孝聞鄉里及冠羣經諸子無不精究壬申父卒殯殮一遵古禮年二十三州邑知其名咸備禮幣請居講席多所開益以其居近崧頰間因自號崧谿著書傳道遠方受業之徒戶屢滿百如是者三十餘年延祐庚申卒年七十有一學者皆尊之曰崧溪先生甘守一貧儲無甌石宴如也識者謂其清風苦節不以得失累其心處順安常不以窮約易其素得朱子學註述千五百年後乘堯夫車優游三十六峰前蓋其實錄云所著右春秋正氣尙書新註詩集傳附說易經本義附

說四書集註附說周子通書附說周子太極圖附說
子東西銘解義附說小學書詳說道學發明禮學詩說
國朝張聖誥三忠傳

鄢廷誨聞之永福人以歲進士除登封令中部劉禪後
廷誨令登半載蓋皆在崇禎之十四年而王大壁邑尉
也官登亦先後同時城破皆死之時邑大饑人相食廷
誨單車蒞登以一僕隨甫下車恩義大結於民未幾寇
至廷誨集衆議死守顧念力薄不支城且屠民糜爛矣
乃諭衆各爲計而自出郊罵賊被害廷誨旣死賊衆亦
義之相誠勿殘登民數千百之生命以全劉禪者則以
守城爲終始者也當禪令登時土寇李際遇申請阪猖

獗甚矣寇薄城下糗糧不通禮練忠勇授方畧輒用奇
破之凡官一年皆躬行問宿敵樓寢食爲守禦計未嘗
安枕臥也偶得一瓠分給士卒故士卒樂爲死兩寇圍
城月餘不下亦稍稍引去會李自成陷城以禮同鄉欲
官之禮不屈賊日殺之以成其名遂遇難事聞詔嘉之
贈僉事卹其家鄢廷誨惜無有上其事者後知縣阮振
益求其墓所在爲之遷兆再十餘年知縣張堦封之樹
之勒表致祀廷誨不朽矣王大璧死當與鄢廷誨同時
故得祚葬墓次其節名亦籍廷誨以顯

國朝景日珍前登封令張侍御傳

張朝瑞字祥如遼東煙臺寧人也順治五年除登封令年

方少英毅老成練達明敏有古循良風邑自兵燹後邱墟禾黍百務隳廢朝瑞下車詢疾苦憇利弊凡宜興宜革一一條理區畫之每出一新政切中時宜時驚鴻未集土田荒蕪乃多方招徠勸之墾貧者給以牛種又時時單騎巡阡陌間別其勤惰爲賞責以督課之不一年報墾十之五六凋殘爲之頓甦其御民也於嚴肅振作中寓撫摩愛養之意循循邗翼論者彷彿之神爵五鳳云嘗有疑獄與鄰州會訊境上株連登民多無辜公廉得其情盡爲平反之顧不當隣州意以固爭至於相角寃者獲雪衙署毀於寇前令僦民居舍朝瑞捐俸重建民不知勞修學宮建先師殿擇諸生之雋者約程課之戊

子辛卯間文風大振中式者科五六人皆出門下士考
最內擢侍御瀕行父老追送數百里外不忍別

高一麟李忠烈傳

公諱錫逸其字登封之在城里人也正德初以太學生
除嘉善簿有廉能譽上官器之會姚源寇王浩八作亂
江右猖獗而東犯浙郡邑勢甚張監司議所以折衝禦
侮者難其人僉曰公可蓋稔知公才能有膽力故也公
既聞命毅然有中流擊楫志率壯勇百人整肅並進與
大營合時大營督師者爲郡司馬公伍文定指揮公汪
洪云二公饒有氣槩見公至喜得人乃以公爲前驅師
進次開化之華埠與賊營斥候相望也對壘凡三閱月

前後兵刃相交者屢屢大約以戰則凱以出則捷公遂
籌決勝之功居多云會賊退嚴坑公曰賊氣且餒可以
追矣乃猖勇督精壯鼓噪直入搆賊中堅所殺傷甚眾
而俘其首者三無何風雨卒至馬仆而公執焉自度不
免乃北向痛哭以賊黨未平職分未盡爲憾觸賊流血
被體遂遇害時正德八年也事聞詔濶之贈瘞如故三
謚忠烈勅有司建祠以時致祭恤其家

張朝瑞焦太僕傳

余修邑誌鄉賢中見太僕焦公公諱子春字德元生三
異骨性端方事孀母孝謹器於督學使者以儒士食
貧不能婚邑令汪公淵爲具六禮完室擢進士高第

守無爲州修圩設隄民不苦瘡瘡爲焦公圩遷南戶部
權淮安開却羨金商人德之九載滯民部萬歷戊寅忽
調武選又改儀部時新鄭相識其賢三月兩遷公不知
也明年江陵相逐新鄭欲波之諷掌院疏以競掌院曰
是予曩在漕所首列剡章者未嘗一揖致懇勤而競耶
不得已出知六安未幾遷東昌丞又三年由南北部郵
擢僉事備兵肅州撫綏西番內附不爲邊擾擢陝西行
太僕少卿監軍寧夏尋致仕居於鄉邑便苦無不請於
令而一無所利時有差馬里人以貲爲公壽公聞之怒
曰吾言公耳若者欲以利嘗吾也吾且不言里人惶沮
謝其廉介類如此里居三十年課士訓氓郵孤賑急

以禪述子令登封公歿久矣邑小犬猶嘖嘖誦焦太僕
不置益數百年一人者鄉人建祠東關

焦欽寵劉中丞傳

公諱景耀號嵩瞻登封之金店里人也幼負文譽未成
童補弟子員乙卯舉於鄉壬戌成進士選大城令大城
孱邑也多豪族爲民害公下車訪利弊摘奸剔蠹諸權
貴屏手斂跡政成擢兵曹之車駕司特調發煩興借箸
孔急公出成竹區畫之會奉命巡畿輔軍公宣德意散
縉鏹且諭以大義誠其與民相安莫不感服得賜者有
如挾纊佐部數年時人擬之劉大夏陸容云久之擢監
丞平丞平當邊衝如盧龍卑耳諸地皆要汛也公視事

相形勢戒斤蠲簡甲練卒屢以火功致奇勝嘗用伏計於七家嶺定謀決策不爽毫髮以故疆圉得稍寧帖會宦者高起潛監遵永軍脅監司晉趨如屬禮公諤然曰馬端蕭豈爲中使屈耶燒葱貽笑祇無骨力耳遂杭疏自陳其畧曰臣詰據邊方期逾三載伎倆都窮羞惡頗有總監儀注過於踐踏心實愧焉呼牛喚馬總監曰遵典制也不從難免一時速禍從之則犯千古清議臣可死不可辱母令天下後世笑臣罵臣也極知犯總監之鋒言出禍隨勢所不免然臣不貪生不愛錢出之朝廷之罷斥則可出之總監之指摘則斷斷不可疏報謂總監原以節制體統行事公太戇無人下禮削二級一時

清議壯之尋以邊警屢告齊疆動搖朝議擇韜畧優長者授之節鉞僉曰公可上亦稔知公賢詔從之旣除或曰三齊多故盍需焉公不聽介馬南馳執鞭屬韃卒家勇數輩整肅而前兼程並進不避險艱竟直達無有阻者公更毅然任事當城破民逃之後謹烽燧以備不虞發倉廩以招流亡慨然以韓忠武汲長孺自命凡民間之井竈廟社之榭蕘無不次第新飭之每行必魚甲前侍貝冑旁陳森森赫赫吏民遵之如神明三齊境內羣黎安堵公之力也受事甫七月以拮据卒於官

李來章景義烈傳

君諱養育字成五居登封大冶村生而軀幹雄偉勇力

絕人稍長學劍術以武事自豪會土寇蜂起村各爲營
推一人長之約相救援君自薦於其長曰環大治居者
半吾同姓餘亦戚屬倘有難吾必先之是時土寇申靖
邦肆掠嵩潁間諸寨皆爲所破獨大治薄稅寨屹然無
恙君捍禦之功居多會五司寨被圍求救其長難之君
曰緩急時有與人約而背之不義乃不辭家人率衆疾
赴既至持刀大呼陷其中堅從者百餘人皆感激無不
一以當十賊遂解去是時君與衆疾行三十餘里又久
戰渴甚欲飲寨上人開關納之君遜衆先登登者什七
賊偵其人少而無後距也乃復薄寨下寨上人恐乘勢
擊門矢石火炮交下如雨將以過賊衝而不意君與未

登者皆爲所中傷遂相枕籍死於寨下君爲人慷慨自
負平居鄉黨有困窘者必爲代謀冤抑者必爲代申蓋
出於天性其處亂世嘗自憤不得尺寸之柄以酬其素
志或與人言輒泣下不置君旣死其弟名廉爲郡學宮
弟子員子星食餼於庠孫日珍或辰登南宮進士人以
爲君義烈之報云

景日珍傳司空傳

傅景星號夢禎登之在城里人也甫弱冠食餼於庠丙
子丁丑聯捷成進士授潞安府推官廉慎平允豪猾望
風斂跡尤加意人才李裳馥畢振姬等皆出門下士
調繁平陽英毅敏斷有神明之頌政成擢侍御彈劾不

避權貴直聲大振論者擬之埋輪都亭云乙酉巡按順
天舉劾人人稱決三輔立清詔嘉之有授官御史不媿
言路巡方察吏有禪風紀之獎尋掌印臺中疏薦王崇
簡太史李森先侍御後皆勲名赫奕一時號爲知人遷
太僕卿晉通政司尋擢副憲稟志寅清屏絕私交凡所
條上皆國家大政晉少司空陳河工利弊詳明確當朝
野傳爲石畫年五十八致政歸家居朴素自讀書訓子
外日惟飲泉漱流恬如也學宮燬於寇頽垣茂草景星
惻然念之先是秉憲中臺時會直指使出輒以興復諄
囑而自捐三百金倡衆修之規制煥然一新邑中有力
役之征景星念里民貧苦乃白于令自出金輸之民力

不擾卒時年七十有一

張聖誥郭中翰傳

公名文華字元甫號厚庵邑之大唐里人也童時從學
卽端重如成人甫弱冠讀書山麓膏火不繼夜必默誦
竟業乃止冬寒不爐門外雪深尺許客至幾迷所往而
公不知也明末闖賊縱殺戮戶狼籍於道公傾貲募人
掩瘞各標揭其面貌形狀亂定人以是往往認得之爲
感泣去嗣避難山砦得館糊口有故人隆冬寒凍身無
完衣向公泣公惻然以館授之其貧而好義如此順治
辛卯舉於鄉丁酉丁母憂辛亥除上高令侍父肩輿就
養未浹月父又卽世煢煢哀號淚盡繼血孤身扶襯人

稱純孝服闋補寧津寧地畝凡七百二十四頃大抵

皆豪強隱匿而窮民受累者會有丈地卽陞之例公曰

此可以補缺額矣未幾匿地者聚數十百人僉求按畝

加地以足三百頃卽陞之數公指天日誓曰我豈爲陞

遷計欲爲民除害耳決意履丈並許自首二年缺額始

補按地科糧永無貽累寧人至今歌思之邑富人潘某

其僕殺人應抵某懼坐持金賂公公却之曰汝果殺人

千金何益汝非殺人雖不賂亦免訊得其故卒免楊某

自晝殺人應坐楊以財賂上官夜遣使囑改供公曰清

夜不可欺有朝廷法在釋之如死者冤何里民殷某子

婦姜氏應解旗公憐殷老而貧且一兒一婦耳自捐金

贖之周某因負債無以償贖其子公由金代贖父子遂
完聚如初其廉正慈祥蓋如此凡四年陞中書公曰吾
年及懸車優游泉石以老足矣復何求不就而歸生平
樂易坦直外和中介見人有過卽直言無隱聞人善輒
津津稱道不置口於孝友尤篤撫幼弟文且教誨成就
靡不備至嘗曰父母有我尙有生子孫之曰我無父母
永無生兄弟之時蓋聲淚具下其教嗣子曰積德務滋
讀書務勤謙能受益忍不辱親又曰天理二字一生用
之不盡晚年精於易每與人曰不惟聖人可學卽天亦
可學始有得於天人合一之理云卒年七十

竇克勤耿宮詹傳

公諱介號逸菴登封人弱冠有文名辛卯壬辰聯捷成
進士選庶吉士湯斌者公同年也合志同方以聖賢之
學相砥礪授檢討擢福建巡海道清逆產剝石城民迄
今賴焉尋以聖誤雪之補江西湖廣道裁缺再補大名
兵備道清淨簡易如修理衙舍查覆赤歷諸夙弊公皆
力爲痛除之逃人株連苦甚公爲寬其網歲所全活不
下數百人丁內艱歸絕意仕進一意講明聖學愛程子
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名其堂曰敬恕執贄夏峯之門
欣然有得乃與復嵩陽書院倡明理學四方聞風慕義
之士接踵請教湯太史以公學有淵源疏薦公特擢侍
講學士旋陞詹事府少詹事屢蒙顧問介舉其生平所

學者以對輒稱旨會以疾疏辭輔導重任被論休致歸
乃坐臥嵩陽書院著中州道學編接洛學之傳而從遊
益衆公自遺籍至解組三任監司皆不獲久於其位爾
立朝僅四十日位不附德業不酬志論者以爲恨產不
踰中人而好德樂施雖布衣糲食恬如也先是邑徵漕
逋三百金獻朴殘餼公捐金代輸不責償每春市價賤
勇公出粟平直遇歲饑罄所儲以施孤寒其周卹里黨
類若此澹泊寧靜於世一無所營於道獨有默契陶然
自樂言仁言孝而以敬恕爲宗終身無矜忿之容登其
堂者如坐春風中也卒年七十有一人稱爲嵩陽先生云

耿介部如城傳

以下續

邵邦屏字如城在城人也幼同兄邦翰攻舉子業於少
室山之清微宮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嘗慷慨語兄曰夫
丈夫不能坐廟堂黜陟天下賢奸亦宜獨當一面爲國
家效忠禦亂屏跡山谷伴漁樵以老此他年歸里時寧
耳豈今日之所宜爲會明季流土交訌遂決然輟絃誦
習拳棒於少林寺僧尤嫻大刀嘗乘白馬揮刀與土寇
戰於潁西斬首數十擒其巨魁督都孫傳庭上其事授
本縣營千總日練士卒繕甲杖爲守城計登四圍皆盡
山少室尤號天險土寇李際遇盤據其上申請邦又稟
稷金店登民樵汲耕耘賊伺其出入虜掠無虛日屏出
奇詭險大小四十餘戰斬獲甚衆猖獗少息賊攻城掠

地如洛偃鞏孟許泗襄邾凡四城二十餘登以彈丸小
邑密邇強寇曾被圍二十七晝夜屏設法死守指天誓
日以勵衆志又勸富民均粟以飭貧乏人心和諧卒保
完固迨 國朝應運中原安堵屏中式乙酉科武舉任
天津衛千總以才畧陞蘄州廣武橋守備廣武素多寇
猶結連營好爲地方害屏至數月廉得其情獲數人立
置之法蘓民德之爲建生祠以是陞江西袁州府都司
僉書政務寬大有利必興無害不除後以不能曲事上
官年未五十卽告歸囊無別物惟通鑑一帙唐詩一卷
築室於城中僻地樹芭蕉數本養色魚一池終日坐嘯
其間與兄邦翰談古今治亂之由及當世士大夫淑慝

慨然有慕於司馬光之爲人與侍郎傅公文學焦公兒
邦翰結英耆社云

冉覲祖焦處士傳

焦處士復亨號陽長登封故家也祖大僕卿子春爲明
萬歷間名臣祀於鄉父贈文林郎一露早背母周太孺
人和丸以教陽長幼穎敏凝然稱大器事祖太僕公母
周太孺人皆能承志攜三少弟同效萊舞友愛無間教
之成立及析產推膏腴授諸弟人以薛包目之性耽山
水以詩歌古文詞自適不屑章句明季詔徵隱逸士邑
宰以陽長應陽長曰吾不以朝廊易吾山水也辭不赴
時虎寇方張士人不軌者乘機肆掠登邑被圍二十有

七日陽長決策守禦賴以不陷其請援書畧云懃卒遺
黎愨置死地殘山賸水誓還天朝撫軍詢知出陽長手
壯之將以贊畫用陽長掉臂不顧也會闖寇破洛陽向
登勢如壓卵登衆潰陽長內子楊氏偕其姊牛氏赴家
井死陽長率弟子避地自全洎亂定歸里胥慶再生陽
長曰吾向固無仕進意况經滄桑閱人事多矣吾以遂
吾初耳感內子之烈不復繼室蓋以既有子也嵩麓潁
潯拉友遠遊自署曰箕潁外臣且徧歷秦晉齊楚燕趙
吳越諸名勝所交盡賢豪詩文益蒼深古奧與胸中邱
壑相副著有闕聖世家詩畫缶音洛陽秋行於世而邑
志家乘並稱名筆藏笥者尙數種焉齒踰大耋邑宰行

鄉飲酒禮敦請大賓盛儀偉觀輿論允愜平居無恙一日預示卒期類象山之前知蓋其學有得力也子欽寵傳其家學淡泊無營以明經爲後進矜式而數嘗揚文獻者必歸之

再觀祖論曰人有德而後可以隱不然田間夫接踵矣蓋曰隱乎謂之隱者以其有可見者也聲華爛然而斂跡不試斯其隱有具矣觀陽長先生之擢城固守能挫寇鋒充其所施何往而不効哉而屢却薦辟不肯一縮朝組非所謂抱道林泉獨行不愧者乎然其行誼表表隱其身不隱其名是有德焉爲之本也以視古逸民何

多讓焉

張伯琮歛飲大賓景公傳

公諱星字月如號省庵登封大冶里人粵稽景氏爲熊
楚著姓六國時有景差者以文章顯漢高祖有天下遷
齊楚著姓實京師景氏與焉嵩高接址太華景之居嵩
其以此與自公而上可稽者八世矣公失恃失怙尙在
襁褓稍長復有履霜之艱流離瑣尾在他人所難堪者
公莫不悉悉以格也其器淵深其度廣大仁篤柔惠孝
之至也遇其天衷而加之以考覈六籍採綜百家遂成
冬... 博士弟子員試輒拔幟潛隱衡門收朋勤
論士之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難以更僕數雖
家無擔石之蓄歌聲若出金石竭力事親義方訓子長

一版進士衆子列膠庠入國學皆公提命課督之所致
子居官詩曰會福當年愛汝深汝方成立
一洗髮空垂淚汝正青年要盡心公忠孝至
性不已流露於二十八字中聊以故長子曰珍出宰百
里則循聲卓茂入列台垣則凜烈風裁語云子孫賢族
必天然要非公積德累仁不至此公之居鄉也敦睦九
族屬濟困窮不屑屑事家人產而時政有關於民隱未
嘗不毅然論之其弊因之以除閭里服其德教奉爲真
聖公舉鄉飲大賓卒年七十有一後以子貴贈侍郎

耿介劉方壺傳

公諱開字大柱號方壺器量深廣德性醇樸甫弱冠

爲貴介公。雖履豐處厚而家居服褊無異寒素生平
不爲崖岸不立城府處鄉黨間無少長貴賤恂恂然氣
度冲抑若有以自下者產業膏腴悉讓之伯叔而已不
與自申丞公以來三世守一宅垣墉朴畧不爲雕鏤輪
奐之飾亦不廣治田園有售者必倍予之值曰彼非困
甚何至棄產乘人之急而薄其值仁者不爲也故至今
父老相傳聞吾邑舊家忠厚必推劉氏云明季歲大饑
慨然出三千金五百石粟賑濟全活者甚衆是年入洛
陽猝聞逆闖至夜繼城傷左腋道遇土寇告以姓名泣
求免冠咸驚曰此登封劉公子也進以湯藥肩輿送至
邑西郊而返其盛德感人爲何如哉登邑城陷奉太夫

入避地南山雖倥偬中色養惟謹及太夫人終哀毀骨
立嗣後萍踪無定每遇晦朔私自垂涕其仁孝蓋天性
然也甲申 國朝定鼎始旋里辛卯恩貢卽家業凋落
不以得失介懷惟守清白風規終其身無怨天尤人意
張鑄焦樛林先生傳

樛林先生諱欽寵字錫三明太僕與嵩公會孫也少穎
悟出就外傳寓目成誦弱冠卽補博士弟子員稱名士
焉明季世亂避地平陽舌耕自給是時封豕長蛇蹂躪
中原大河以南殆無完城癸未之秋闖賊陷登封公母
楊氏殉烈投梧下井死土寇李際遇盤踞城中公流離
他鄉遙望故園山河膏問不通惟痛哭流涕而已鼎革

後南渡長河幸烈母骸骨於城南患難之際餬口無資
身傭書妻紡績以供父隱君菽水餓寒殘喘僅免溝壑
棲止先人廬舍瑣尾顛連中志愈憤學愈工視取科第
如掌中物不料運蹇屢試棘圍竟不獲一售以明經終
其身良可慨已然其學問淵博爲一邑文獻詩古文詞
膾炙人口所著有楞林詩存文存若干卷纂修邑志通
志皆出自直筆人稱信史先生雖不得志而生平所歷
名山大川北踰太行經孔子迴車轍歷澤沁陽城小乘
河見鐵冶海會寺張魏姑先生讀書處登蘓門山孫登
嘯臺遊百泉上清輝閣瞻望水光澄澈珠樹翻湧謁濟
瀆北海祠泛舟遊段王屋園眺盤谷讀昌黎送李愿之西

出潼關謁華嶽廟誦李靖告華嶽文所至皆有題詠足
垂不朽一生所接名公巨卿文人哲士如徐徼菴湯潛
菴如沈繹堂張平倩李雲湘中牟冉永光襄城李禮山
類以國士目之遇合如閣撫軍梅公李方伯竦存如學
憲任參之汪太守舟次推千古文章知己縣令如葉慕
廬如張牖如莫不嘉意優禮邑中耿逸菴先生則朝夕
聚首以理學相質者先生雖僂寒未伸其志氣而所感
就視顯名厚實者何如耶况公冢君鈍夫諱穎者淵源
家學少年有才氣凡書一涉獵卽能渾括大意爲文不
就繩墨千言立就洋洋灑灑莫不出人頭地試觀冠軍
亦視功名如芥惜中年而沒沒後十餘年而其子如

喬魁於鄉古所謂不與其身必與其子孫不信然歟

張鷟薦傳六安公傳

公諱而保字公定號箕菴先世睢陽人始祖諱英自明
初秉鐸登封遂家焉遞三世祖諱文以進士克昌厥後
嗣是科第蟬聯代有各臣祖諱性良蘓州司馬祀於鄉
矣贈奉直大夫諱作楫早背公時九齡卽痛毀幾絕事
母馮太宜人恪慎克孝祖司馬公器重之使受學於逸
菴耿先生之門先生嘉其穎異嘗以大器期之弱冠膺
選拔授新鄭廣文本其所學與諸生相砥礪學政遂傳
於同官以卓異遷闕福清三面濱海當海寇盤踞民
于曠且墾海之田盡沒於水前任勸報未真以致官民

俱累公蒞任卽履畝清勸力爲詳請三駁四申不啻秦
廷之哭不題不了罔避斧鉞之誅督憲嘉其真心爲請
豁免福清之民感泣如遇慈母請祀名宦建生祠尋改
令西江永豐福民遮道攀留雖潁川藉寇不是過也治
承十年政簡刑清興利除弊悉與福清等因擢牧六安
轉及下車嚴保甲興學校辨冤獄懲奸蠹遂有慈父神
君之頌此公生平宦蹟彰彰在人耳目者先是登封小
學入彀僅八名徐大中丞以登人文日盛題請廣額時
公道以銓補入都乃就中則旋贊畫得可其奏鄉邑德
之至今猶嘖嘖稱道於不衰公年近大耋卒於官卒之
日著無餘貲六人士呼號助賻長君棺竭家貲與少子

彬扶柩歸不愈見冰清克繩祖武耶

論曰稱邑宰必曰父母則隸治下者皆其子也父母不愛其子愧厥稱矣箕菴先生豁免福清曠稅詳凡四上必得允而後已余讀其文字字淚血雖父母痛切其子亦不是過充其志也卽宰天下痛癢一世可也至升學廣庠額又盛德第一事焉故登之先達仕宦者甚衆而鄉評藉藉耿宮詹而後惟六安公爲最著云

孔廣榮景宗伯傳

公諱曰珍字東暘號嵩崖生有大志不苟言笑少與羣兒戲常作冠裳委儼容瀆以俗務曰此齷齪者豈大丈夫所爲家素寒自義勇公殉難後田舍鞠爲茂草骨肉

流離然公且陶然待贈公於館讀書目數行下爲文古
奧蓬勃見者器之性至孝母夫人疾羸貧不能得葭醫
者謂食鵠可代公逐捕鵠適鵠巢縣治不得進望巢哀
號人皆驚異邑令感而籠與之及沒公親澣舊衣以殮
一慟幾絕讀禮之餘益肆力於文每試輒冠軍磨選拔
入太學丁卯戊辰捷南宮受知於仇公滄柱一時如王
宛平徐崑山皆名碩咸嘖嘖稱贊以臺閣期始令高要
甫三月釐弊雪冤民大悅服邑舊有水怪每乘風雨時
漲洪濤爲民害沒溺者甚衆嘗夜半以水患告驚公招
舟排浪而入朝服立岸上誓捐驅以扞患水勢輒退民
獲安堵高要民卽於公立處達生祠以祀至今水患不

作大吏上其績行取爲侍御巡視畿輔有殺人投井者
喪其首逮數月不得公微行訪之悉得其情狀京民大
服尋以父憂歸里服闋補原官凡九任烏府多所建白
如粵中徵米浮價及礦商病民諸疏愷切詳明悉獲俞
允知遇之隆歲凡數遷由鴻臚而太僕由宗丞而宗伯
公名位日益崇而公心口益下閉門謝客不附權貴一
時朝士得躋容臺瞻丰采擬之登龍門焉蓋公素以文
章知名夙嫻典禮爲朝野所推重故春卿大寮例由翰
苑升擢而公旣以少宗伯晉階資政大夫加尙書轉司
農少宗伯缺人舉朝復推公謂天下禮樂盡在容臺非
公博洽不足以任之故兩任宗伯悉專且久 本朝典

制多所更定外藩朝貢之使宴享後皆以得見公爲榮
公以寒素起家成名進士通藉二十餘年膺民社歷臺
省荷 兩朝龍光來四方燕譽民愛其棠土受其範
卓然爲理學名臣今觀其一分輿校三知貢舉所得皆
天下知名士雖古昌黎廬陵不是過也年未古稀退老
林泉溯疊石溪而上作逍遙莊以自娛寄志翰墨著說
嵩嶽史尊生詩文幾萬卷海內傳誦不脛而走余素讀
公書文孫世馨來遊吾門益得悉公行誼珥筆簡端以
備史臣採擇云

海昌陳世倌部贈公傳

部錦字文江城內人幼英敏書過目輒成誦年未弱冠

卽補博士弟子員常持所業詣邑選蕃耿先生耿先生
奇之曰志士也吾邑文學有繼矣性至孝奉親先意承
志備極色養親沒哀毀始不勝喪不尙浮屠法喪葬悉
遵古禮爲人剛方嚴毅取與不苟負氣屹屹不能下人
家無擔石儲意豁如也慷慨激發欲以功名自樹常日
窮經所以致用徒鎖故紙蠹魚耳通儒豈若是哉與弟
鏡互相砥礪研精經史貫串百家視撥青紫有如拾芥
而數奇不偶小試常冠軍而入闈輒點額歲壬午已入
敷矣旣而復失識者無不惜之於文下筆風發泉湧千
言立就然不自藏弃脫稿卽爲人持去刻有臥雲軒詩
古文集者蓋得之數亡之餘也最愛佳山水所至便欣

然忘倦而登又富於巖壑每探奇履險以寄幽興日謾
謾松風冷冷泉韻坐臥其中十丈塵不我及也其高寄
如此晚年尤愛濂洛關閩之書時諄諄爲子姪訓謂窮
性命之源流示正學之體要益人身心莫切於此尤善
二王書法人得片楮者咸珍寶之於前明文多所評隲
學者翕然宗之問業者履常滿經指授成名者甚夥進
士喬子崑孝廉焦子如蘅皆門下士也以子煜貴贈文
林郎學者稱爲毅齋先生云

張鶚薦傅惕齋傳

公諱論字列三號惕齋先世睢陽人洪武初學博公諱
英官登封遂家焉遞三世祖諱文以進士授南司寇嗣

是科第蟬聯迄公祖兄弟二人長應星官藩叅次景星
以進士累官少司空俱爲時名臣藩叅生以旦字容菴
以恩廕註銓惕齋其子也生而岐嶷讀書目數行下常
一夕誦制義四十七首閉戶下帷攻舉子業習書法工
詞章嘗與諸名公詩酒贈答卽席立就乃卒困棘園亦
數之奇也性至孝事父容菴公溫清定省常如一日寢
疾則湯藥親嘗不假他人手母韓太夫人早背事繼母
備極色養比疾篤額天請代及卽世哀毀骨立一切殯
壆合櫛必身親經營嘗曰大事非自己料理未有不貽
後日悔者此一言也與孟子送死大事之言互相發明
爲人子者宜銘肺腑矣從姪孫幹歿遺藐孤端甫兩遇

盡心撫育以至成立又日支雖分而本則一祖宗視之
皆子孫也推斯意也視韓文公祭十二郎之情范文正
公義塾義田之訓何多讓焉又邑東孔道爲水所剝公
捐膏腴以通行者學宮頽敝楊明府委以董理竣厥事
合邑人士尤傾心焉公生平恂謹樂易無忤所生無違
於志與人爲善之意藹藹如也由是行乎內外上達憲
聽前田大中丞額其間日克振儒風云夫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公壽幾臻大耋長子久可以選貢舉孝廉方正
歷任安邱商河濟陽皆著循聲衆子亦器宇不凡猶孫
亘千早食廩餼爲時名士將來成就正未可量予旣耳
食公之行誼久可復爲予備述梗概因爰筆以紀其畧

曰士君子修德力行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朽者
何窮達論哉必擢巍科登顯仕而後謂之不朽然無德
以居之則高位速謗所以不朽者安在耶惕齋先生文
行兼優雖數奇不遇而模楷儒林聞於督憲歿且十年
而餘流風咸切私淑斯亦可以不朽矣

焦如杏傳廣文傳

傳廣文諱燁字章含號湛堃先世睢陽人明初廣文公
英秉鐸嵩少愛山川秀美遂卜居嗣後科第蟬聯累世
誓纓成望族述傳至廣文公生而岐嶷器宇軒昂早年
失怙恪遵節母部孺人訓肆力問學務冠遊府庠食餼
爲河洛名士性純孝事母色養懇至遇有疾衣不解帶

湯藥親嘗及奉哀毀骨力弟者隣之中年以明經薦於
鄉不急仕進卜築鄉僻秋燈課子外惟率僮僕力耕稼
聽遇而安若將終身家政嚴整內外肅然歷來邑侯重
其品誼常加敬禮廣文立心坦白禮遇雖隆卒未嘗干
以私平生以利濟爲懷邑中遇有頽廢以補救爲己任
輒解囊就之尤加意宗族念本本水源事事恩義兩全
值有盤錯難處事卽挺身而出罔避險阻丁未秋分籌
清邑常思節母茹荼丸熊無所圖報庶借寒毡一片漸
祈榮褒之任後與濮陽士子道誼甚篤甫接遇卽有依
戀不忍舍者月課諸生首重敦倫兼以奉公守法爲誠
特廬州董公治滑二年一見而奇之叩其所蘊曰此吏

治才也惜牛刀小試耳邑之紳士有雀角者輒委訊斷
公片言立判兩造自心帖焉歷滑未一載實志以歿滑
人士奔走號泣誄數千百言以贈扶輿歸里日互相捐
賻奠祭充塞道路余與公共事修理費序久悉其生平
今復與其長君赤玖同叅修志永議廣文公德行卓越
詎忍久湮爲傳其實以附諸名公後

孟弘秩張孝子傳

張自振號起庵登之在城里人孝友出於天性事二親
終身孺慕每晨盥漱必至寢門候問安則喜否則戚然
弗寧冬溫夏清習爲常無少間也事無鉅細不稟命不
敢行一飲食未奉親不先嘗定省時溺器必親滌子孫

雖衆從不假一人手握之山谷黃香何多讓焉其進飲
食必愉色薰親悅有疾則食不甘味衣不解帶湯藥必
親嘗夜則顙天自代二親並臻上壽人僉謂孝行格天
所致其居親喪盡哀盡禮凡所當爲皆以身任不累兩
弟故當時稱其孝者並稱其友其奉祭祀春露秋霜竭
誠齋肅而尤重者父母忌辰蓋以人子終天之恨自此
日始也哀痛切心素冠蔬食不與宴會其小心敬慎類
如此嗚呼百行莫先於孝如公者可不謂夙興夜寐無
忝所生者乎公在訓術三十餘年移孝作忠無曠厥職
乙卯秋邑侯萬公廉其行誼以獎揚孝行旌其廬迄今
入其里猶人無閒言也余聞厥素履因表而出之以備

採擇云

邵煜謝孝廉傳

謝諱錫字子重號闔菴城內人生而聰穎方入小學與
景少宗伯共几硯互相觀摩長從同邑逸菴耿先生遊
德器益進屬文根柢深原健拔沉毅同時諸生共爲鶴
羣之目由邑庠食餼中康熙丙子科經魁中牟冉太史
永光甚器之延至其邑教授爲子弟觀法又兩主嵩陽
書院講席士子賴以成名者甚夥然潦倒會場三次膺
薦不售時有某太史慕其才欲收入門下使人屬之公
不肯一謁公故治禮經其太史擬禮經八題令其爲文
閱之及入闈四題宛在公悟其意乃棄前稿而別構焉

其生平尙氣節類如此居京師睢州王少司農觀其儀表與夫識議文章撫其背曰公風度若此異日立朝當爲中州冠冕矣乃數奇竟未博一第壽五十二以孝廉終所著有四書遺稿青浦王先達原評隲爲之序又挹青齋詩若干卷雕虫小技詩若干卷藏於家

李觀光張庸齋傳

張翰字子儀號庸齋登封世族也少穎異立志進取嘗受學於耿太史逸菴冉太史蟬菴二先生門下二先生皆器重之授以河洛要旨且博學能文雅不自矜甫弱冠卽拔入博士弟子員歲科試屢冠軍潛心舉子業於蓬近科墨藝都爲點定具存訪故者輒諮之然以數奇

不遇卒困棘闈性孝友事親色養不衰及親卽世哀毀
骨立痛慕終身每朔望薦新凡主龕几筵必躬自滌掃
肅如也諸兄弟亦皆朴誠公與始終無間言生平和以
待人嚴以持己不事干謁有澹臺子羽非公不至之風
歲癸卯邑修學宮楊明府知公幹鍊醇謹敦請鳩工自
始事至落成無秋毫私楊公贈額曰忠信篤敬其爲當
事者敬服如此公長郎溥績字去矜沐公庭訓英年食
餼謂功名可立致不意中年而歿公抱西河之痛遂絕
意科舉晚年優游講學循誘後進邑人士成立者多出
其門享壽七十有四幼子溥綏早入膠庠克紹家學繼
公昌大正未可量所輯有文廟禮樂志邑志考畧稽古

錄讀書錄藏於家

臨汝屈啟賢寧西馬嵩樵傅公傳

傅樹崇字林宗號嵩樵登封人康熙乙酉河南全軌榜舉人是科直省鄉墨獨中州有前茅後勁之稱時年甫弱冠天資英敏倜儻不羈博於學饒經濟材志篤忠孝戊戌成進士雍正甲辰授直隸東安令以查賑廉直忤部使者解任効力天津城工保薦邊奏對稱

旨發甘省題補初署莊浪同知押運進藏抵木魯烏素歸題授中衛令復押運至巴爾庫爾大將軍甚器重之歷官武威鎮番屯田柳林湖櫛風沐雨先勞弗倦教民耕穫及時屯收數倍於前有柳林湖賦及屯田記文章

經緯具見一斑以功題陞寧夏府西路同知久任巖疆
循軍興旁午所至幹濟敏練吏畏民懷有暇則興文教
課士子手丹黃甲乙中衛科目鵲起自嵩樵樂育始衛
人頌之比於文翁化蜀云乾隆癸亥暮秋以公務至寧
療症陡作卒於行館行李蕭然同官爲之襚殮皆痛哭
失聲咸惜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衛人聞訃迎櫬返署
數百里內號哭不絕聲其政教入於衛人者深矣族櫬
不能旋里各上憲及文武同官稔知清貧公籌賻贈
始克就道嵩樵少孤鞠育於大父元美公報劉念切兩
遇覃恩悉請貤贈而本身不及嵩樵負經世偉畧致
身盡瘁歿於官守雖位不酬德業未副懷而榮及兩世

澤被羣黎忠孝素志無媿焉且長於文翰攻鍾王書
法第後需次主嵩陽書院數載桃李蔚然所著八比取
主說讀書行文法學者奉爲金針蓋傅氏自前明之初
迄於國朝簪纓綿綿皆以廉毅剛正表表朝野嵩樵能
世其家學以文經武緯名世以廉吏終雖未獲如介子
之封義陽而馳驅絕塞化行河西庚桑戶視謂傅氏世
有政譜亶其然乎如嵩樵者洵足輝映先後矣

冉覲祖節婦郃武氏傳

節婦武氏者登封處士無名濯妻臨洮府通判偃師武公
大寧之女也生而聰慧父殊愛之授以孝經小學列女
傳咸通大義幼隨父之官臨洮道出河州過故學士解

縉貶所聞胡廣女截耳待醜籍子事遽告其母曰此女
流豪傑也遇其人當師事之迨於歸後事舅姑極孝謹
雖奴婢不乏而饌必親調衣必親製惡不潔恐無以將
敬也生二子長曰開芳次曰繼芳年二十一而寡繼芳
早死開芳清瘦多疾姑與母私有奪志議侍兒以告氏
痛哭自剪其髮曰我自爲若家婦朝夕勸夫苦志螢牕
常以大魁天下爲祝不幸誦讀過勞賣志以沒時卽欲
從夫地下柰舅姑年高兩弱息俱未離襁褓我死恐遺
二老人累是以忍留微軀爲撫孤計耳又亡其一天之
厄我已至矣乃有異議其將謂我不能如魏溥妻耶言
罷復斷一指以示信曰有後言我將自刎事聞直使者

旌其廬歲給粟帛居常會族中妯娌輒舉曹大家女箴以相勸勉謂闔壺典型盡在於是夜聞開芳讀書聲瞿然曰兒勤苦誠善然功名有分兒素多疾何自苦爲言之不禁歔歔壽九十七而終子開芳成歲薦孫六人次邦翰尤孝謹善文詞十九補博士弟子員三邦屏多技勇中順治乙酉科武舉累官至江西袁州府都司僉書人以爲節婦之報云

于振節孝羅孺人傳

孺人姓羅氏父曰衣藍河南之登封人也有清德孺人生而慧善女紅寡言笑父母珍愛之同里劉氏有子正芳岐嶷不羣遂許字焉孺人之適正芳也年甫及笄事

其姑申氏維謹正芳故寒儒客於洛孺人奉姑以從逾
年生子蔚又逾年生子錦麟於是孺人年二十矣正芳
爲人皙白瘠弱如不勝衣年少負氣鬱鬱無所就心不
樂日益羸孺人左右慰勉之終不解寢劇遂不起竟卒
卽是年除夕也是時蔚生二歲錦麟生未浹月孺人呼
天號慟次日元旦視含殮畢潛懷利刀欲自殺以殉姑
察其色疑之謂曰劉氏所以不絕者恃有兩孫耳子卽
不念我獨不憫此藐孤耶探其懷果得利刀擲之因寬
譬曰死易立孤難耳吾且暮卽地下如此呱呱者何以
子之賢明奈何而爲若是孺人泣謝遂鬢髮扶櫬奉姑
還里拮据營葬如禮其後家益貧舊有瘠田數十畝稍

繼爲豪強者所奪孺人晝則操作夜績紡易米市甘果以奉姑姑色喜則已稍不豫輒感額不敢寐姑病篤孺人露夜禮北斗求代恍惚有神人告之曰上帝憐汝節孝爲汝姑增算一紀後果十二年而逝鄉黨皆以爲純孝之報云姑旣沒孺人經營喪紀盡慎盡誠邑之紳士臚列其行聞於邑宰王公旌表其門曰歌鵠保孤至今稱節孝羅氏焉孺人教子嚴師就塾典著以供延饌必精潔故蔚錦麟皆負才望而蔚爲明經任商邱司訓孫姓以甲辰登賢書癸丑成進士爲兵部主事裏行惜乎孺人不及見矣孺人性毅而和家人少長未嘗見其露齒然待親串馭減獲無疾言遽色雖貧遇人急必調之

舉老行善無怠卒時年七十有六史氏曰幽明之說查
冥不可信然若羅氏之禮星告虔神應如響得不謂之
異乎羅氏孫姓余典試中州所得士也爲余道其王母
事蓋詳不盡錄錄其大者姓今官夏曹有聲異時將以
其王母事蹟載之國史余故爲詮次以待之

魯曾煜劉頴谷傳

公諱受書字中一號頴谷登邑之陽城人聰悟天成書
過目成誦九歲嫺音韻傾口卽詩作字端勁有古法長
博極羣書尤邃於易理性至孝年十八入座卽失怙哀
毀過人體母李氏教燃香燭書或映月默吟夜沉不倦
成童食餼於庠黃梅羅慕川奇其文曰此天下士以文

章經世者非直舉子業也未幾登萬歷丁酉科全璫榜
銓授南直隸池州府建德縣令以母命就任一真獨守
畏賄如穢明興清流無可比倫時人方之海忠介云建
有豪強嚴某者以人命坐抵暮使人懷金遺公公艱然
日爾坐法當抵吾寸心難欺獨不聞暮夜有四知耶多
金何須立按法成獄建號僻瘠適大饑條上利病十二
事設厰煮粥雖山谷窮壤必躬親查賑務獲實惠銳意
作人於建城東西立講席二聚邑士詮解孝經小學並
六經要語性理喫緊理言俾曉大指毅然以勵名節敦
士風鄙章句探道原爲本務邑中如孔貞時金德光井
九一等皆出其門公甫蒞建迎母李氏就養時李春秋

高九表餘矣居近期李曰母來非爲養也若有先人產
堪供脫粟余視若政忠愛純潔可幸無罪肖矣余其反
嵩陽箕陰之廬焉公卽稟辭官終養母正色拒之曰但
慎爾意礪爾操母情有餘權卽身有餘安何沾沾終養
爲又二年李卽世公丁艱解任囊無吳越一物惟書史
數笥而已諸生百餘人送至歷山泣拜去公星馳奔歸
盡哀盡志喪葬一遵家禮儀節著有易說衍義續編圖
極廣畧並彙定青藜世業諸書服闋以疾卒於家

俞來求劉淙雯傳

公諱湛然字惺復號淙雯登之陽城人也幼端謹有氣
識不事羣兒嬉戲年十二爲文津津含生氣六經子史

通鑑性理無不成誦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成童食餼
中萬歷戊午科副榜奮志燈窗不間寒暑鹽院李日宣
按臺邱毛伯器重之名嶽巒巴中乙酉成恩貢授汝寧府
光山學博光庠自流寇蹂躪後學宮焚毀初蒞任卽謀
修整細大事宜任勞不恤而一切支費悉聽功主措置
毫不經瞬興學課士雅意作人邑文風大振陞山西遼
州和順令廉平仁恕爲政寬和有體和邑經兵燹人民
潛避田多荒蕪公百方招徠給牛籽勸墾凋殘頓拯遇
水旱輒遍闕村落力行賑卹他如清徭賦籌兵餉杼驛
困治績種種人歌父母公退暇卽集諸生講六經性理
關發義蘊兩年政成士習丕變按臺羅考察有淡懷內

原補允孚等語擢薦公以年老辭歸更研精易理所著
有先天周易淺說易品分門全註卦疇合說春秋續傳
諸書藏於家世居陽城人無貴賤少長皆稱爲陽城夫
子云

登封縣志卷二十七

太常寺博士洪亮言

同纂

登封縣知縣陸繼萼

麗藻錄

賦

唐張仲素山呼萬歲賦

以大君升中維嶽表祥爲韵

天作大室魏乎

蒼蒼立極正位含精降祥惟漢武之肇祀聞嘉言之孔

彰告盈數以不忒鬱希聲之載陽于時五輅旣臻千官

畢會望嶄巖之絕壁升縹紗之華蓋排羽衛於山前刻

金石於天外諒精誠之至感致天地之交泰於是騰洪

音流翠靄始則類乎雷殷終不因於地贖惟天祚聖谷

得一而盈惟嶽降神聲至三而大夫其登封則千古是
追峻極而四方是維瑞載光於漢史德且詠於周詩動
合休徵有異坻頽之震響合靈祀且殊大塊之噫是時
也百神受職萬靈獻功齊山務收山風福穰穰於宇內
聲隱隱於封中且啟廼之微延洪是表因勒成而響荅
殊卜祝之占兆憑乎物陋石言之不臧錫自天歎夢齡
之尚少懿乎膺合散乎網緼邈崇邱之杳靄伊仰止而
敦聞掩龜格與鳳降軼神光與慶雲獨得乎數千百祀
何慙於七十二君稽彼衆山咨夫四嶽或泥金於杳靄
或產玉於綿邈封並開夫再三響未効於清濁方令文
物芬郁靈瀛廓澄我后克讓謙勤夙興以故如山之澤

式當如日之升所以下臣獻頌望翠華之是登文苑

唐韓鐵山呼萬歲賦以聖德潛蟠陰靈效祉為韻嶽則降神君惟作

聖爰膺萬壽之福以奉一人之慶至誠斯感瑞既發於

希聲盈數是徵道方期於永命伊昔漢德方至神人以

寧展升中之盛禮備昭報之天經休徵是格明德斯馨

帝道昌而言作天心啟而昭靈諒惟恍而惟惚覺非雪

而非寔若自觀心數已超於卜視匪因騰口事全過於

夢齡曾異石言方承帝祉人君肅穆以傾聽羣后左右

而驚視訝寂寂以無人每洋洋而在耳數惟萬式彰悠

久之期呼至三川表丁寧之旨瞻彼維嵩極天比崇明

神是處應感潛通降喜聲於碧嶂遵密命於元穹慶彼

盛時巖嶺且聞於隱隱暢茲和氣人心盡樂於融融天
既輔於無親神方降於有德在於蟄而昭異禱聲明而
莫測孰謂乎不職不知曷昭夫或語或默懿其發茲大
號騰彼宏音徹谷神之虛宅振山水之高林周流岸巘
散越嶽峯和清風之遠韻凝翠靄之層陰若非報地承
天恪慎克孝洋溢乎德澤布濩乎聲教則何以跡追三
五之蹤歲表十千之效噫然震盪忽爾沉潛儼翠華而
將下仰太室而廻瞻至矣哉斯前代之盛事惟我后之

能兼

文苑
英華

唐范榮測景臺賦大聖崇業萬象潛通據河洛之要創
造化之功建以黃壤亘以紫宮右輔伊闕左連轅嵩銀

臺比而可擬瀛壺方面詎同掩扶桑於日域包蓬萊於
海濛式均霜露之氣以分天地之中於是仰元穹之文
俯黃壤之理下壓坤德上羅乾緯垂刑象物既不假於
銀衡司刻探元何必邀於銅史其細也難究其妙也若
此斯豈光陰而若易徙且夫聖不可測道實兼致天地
與能幽靈必契囊括衆巧網羅羣藝自然而來疇能比
計今來古往時移道替滋歲月以成朽覺風塵之漸異
久有代兮俗沒地有形兮無制零落空階莓苔古砌顏
墉邈迤但覺蕭條高阜荒涼寒城蕪翳攀聖迹而難企
感吾徒而流涕猗歟成周系聖纂極君少臣政流言更
逼自陝卜洛其儀不忒公敷其化人盡其力惠而不費

功成事息欽聖德之徵臭豈賦者之能識

文苑英華補

唐闕名測景臺賦

以設在天中端景垂則爲韻

瞻彼古臺揆日爰設

載徵經始之旨將測運行之節天地之心可見風雨之
交旣別玉律匪先土圭是揭以徵陰陽之短長以察浮
驟之晷轍不然者焉可以酌其數於高空建天中而有
截詳厥周典詢諸目官以寒暑爲候以陰陽爲端且俯
接神州適當嵩嶺憑累土之增構運孤標之直影矧因
高以垂範異尋虛而捕景分至有度知王者之迎長盈
縮不倦念志士之思永巉巖霄聳昭明有融九層一驗
萬寓攸同彰宣精而示下表無私而得中況復圭植于
臺曰生于海當呈象以委照必澄霞而賦彩兩童之辯

猶慮大吏之占其在千里而足馳寸寸者而未改嗟
夫悠也久也元之又元昇大明而赫矣顧崇址而歸然
是以分北陸識南躔審以作程定此而會期率土中以
舉正因茲而仰辨均天唯彼元德我后是則普觀端景
知立表於天中潛測未光思勞躬於日昃至若視朔興
紀書雲立規浮箭司辰且於室內建木滅影或在太垂
豈比天蓋臺之特立平四氣而正兩儀

文英漢
華補

宋樓昇嵩山三十六峯賦

序有

余少聞洛邑之盛在唐宋

爲東西都而山川形勝之富視他州爲傑觀昔韓退之
白樂天見於歌詩形容勝概有詠歎不足之意後歐陽
文忠與梅謝諸賢相繼爲僚友數遊嵩少間至今以爲

美談余幸以不敏得令嵩高縱觀諸境未有過少室者
而巉巖聳拔乃在戶牖間朝夕博望歷歷可數因作三
十六峰賦以自廣非敢竊比古詩之流云

伊浮云之公子兮訪道於林邱棲神於巖谷超然有游
方之志兮乃東升於岱頂西馮於華麓雖衡陽之南兮
與夫恒山之北靡不窮探歷踐兮遊心而騁目獨怡然
而忘歸兮內欣然而自足忽御風而行兮排空濛而造
中域徐睥睨以四顧兮意恍惚而有失遭嵩高之丈人
而問津兮曰游四方而真有得何高之不登兮何危之
不涉今乃西望兮岌然而聳峙雄柱天網兮橫亘於地
軸連絡儼覆兮龍盤而虎伏雖華以九而巫以十二兮

未覩奇峰之六六丈人放杖而笑兮秋水方至而河伯
自濫子烏觀海若之難匹兮獨不聞中天之少室其高
則曉岷嶺崑崙峯鬱沸兮十有六里而疊有十八其深
則環紆縈繞盤糾紛錯兮上方十里而周圍一百包嵩
陽以作鎮兮截輶轅以爲郭眷歌山之所闢兮觀舞水
之所樂其上則有嘉禾甘果兮神芝與仙藥石柱若承
露之盤兮帝休若揚枝之葉石脂所滴兮飲之可以長
上古玉膏在巔兮服之可以揖羽客雲母之井兮寶所
聚光明之穴兮晝所鑠一丈之鍾乳兮可餐千歲之資
糧兮不絕其中可避兵火之災兮自有經書之博其神
異則玉女爛織錦之文兮金人迷白露之落雲洞

聞之鐘兮石井泣哀鳴之鶴王子晉環之以爲壘兮
育王寶之以爲塔此皆公子之所未知兮而丈人之所
安宅丈人曰名生於實兮義設於適子知其一兮未知
其二子識其外兮未知其內是徒知六六之所有兮而
爲觀六六之名義東朝嶽祠儼百神兮西望洛邑鬱千
官兮太陰少陽山之明兮石城石筍天所形兮檀香丹
砂寶所鍾兮鉢盂香鑪狀所省兮連天紫霄勢之竇兮
靈隱來仙洞府深兮清涼寶勝梵剎標兮瑞應瓊壁祥
光紛紛紫蓋翠華煙靄凝兮藥堂紫薇花草靈兮白道
天德名字偉兮卓劔白雲形實紀兮金牛明月色像起
兮凝碧迎霞天光聚兮日華寶柱金石瑩兮繫馬白鹿

神仙衆兮此則六六之名義兮而未觀六六之景氣丈
人曰方春陽之盎盎兮燒痕蕪沒而青青粉紅紫之繡
錯兮引百疇之幽禽雄樓傑觀兮切星辰而上侵玉仙
神女兮乘輜駟而下征朱明草木之扶疏兮蔽大明之
午升山椒雲氣之冉冉兮若覆餗而鬱蒸怒雨聲於天
外兮勢翻盆而倒傾惟紫芝之與黃鶴兮舞長空而產英
金飈之驚葉兮山空落日若仙人之鍛聲夜月白而風
泠泠兮玉笙清徹而彌聽豎元陰林柯之脫盡兮山形
瘦而骨稜稜冰雪橫積於千仞兮玉龍飛而白虎亭亭
惟四時之出沒變態兮顯晦陰晴不可得而盡名豈得
仰觀俯聽自辰及酉應接之不暇兮以盡朝昏此雖丈

人之所不能形容兮而豈公子之所可預聞丈人曰突
兀撐空兮千巖萬狀山經地志兮不可究量或背若相
背兮或面若相向或竦若相關兮或揖若相讓或散若
相忘兮或聚若相訪或後者若和兮而前者若倡或卑
者若下兮而尊者若上或喜兮若相攜或怒兮若相
抗或若秦晉兮相匹或若楚越兮相望或聳瘦兮若峩
冠或擁腫兮若挾纊或尊伏兮若騎虎或崇聚兮若甕
盎或決驟兮若風馬或浮空兮若船舫或若遊郊原兮
累邱墳而句柩槨或若入宗廟兮紛豆登而鬱秬鬯哉
敢兮森劍戟落落兮列屏障勢傾略兮斷而還連狀容
真兮死而復壯超然若三十六天兮神仙之洞宅姦然

若三十六宮兮妃嬪之遊燕昂霄聳壑冠佩悠兮泉飛
霞傾爵竚流兮天闕星燐玉杵成兮松篁瑟瑟鈞天遊
兮嬌雲曲月鬢眉新兮煙斜霧縹龍麝焚兮霞舒霓卷
舞袖張兮雷霆轟轟宮車還兮言未及而公子頽然如
醉兮灑然如醒非丈人無以藥之使瘳兮而之使明僕
未能窮茲山之勝踐兮究茲山之曠靈請執杖屨兮以
從後塵

石刻補

明曹璉嵩山二十四峰賦

序

按白虎通云嵩山者中央之

嶽獨加高字者以其居四方之中而又高且峻也故詩
曰崧高維嶽峻極於天此之謂歟山有二十四峰曰青
童黃蓋浮邱三鶴遇聖萬歲玉鏡獅子虎頭起雲鳳凰

金壺華蓋元龜卧龍會仙子晉玉柱老翁玉人玉女獨
秀積翠太白皆遠近齊高無低昂之態有疑重之勢誠
非天下山川比余因駐節騁目乃并志其名於左方以
自適奚敢擬諸古賦云其辭曰

維登封之堦墟當胚臚之正中聳嵩高之嶄絕屹于勿
而穹窿託扶輿以正基應房宿以曜空結根彌於崑崙
直指超乎崆峒靄輪囷之繚繞迎羲馭之曠曠匪嵯峨
之莫測抑迢遙之難窮控齊梁之渺渺襟河洛之落落
俯首陽之隱隱超太行之重重回盤嶮巖奔突龍嵒峻
極形於周雅配天始於唐封彼岱華霍恒之四嶽各分
鎮於南北東西此則茲山之勝槩闕古今而獨雄也某

爲寶藏也則金沙之璀璨璞玉之璘珣表中原之異產
充上國之奇珍其爲靈蹤也則石室據其陽天池在其
頂敞金刹於少林闕瑤宮於眞境其爲品彙也則凡根
蓼之屬飛走之羣時涵時育以悴以榮超乎閭苑之蒼
鬱甲乎靈囿之縱橫是雖博物之張華無以辨其類洽
聞之郭璞曷能究其名也若夫豐隆停震飛廉卷霧嵐
光浮漢林影節曰班二十四峰之駢羅脫瑤簪於螺髻
肖迸筍之噴吼侔列戟之排立卓乎彩筆書空而作軸
儼乎元圭平水而初錫聳乎蟠蚪昂角而崢嶸矯乎驚
鵬垂翼而奮擊高低起伏遠近穠麗鄙羅浮三百里之
磅礴陋武夷五千丈之崒嶽彼巫峰之十二匡廬之五

老又奚可比而儔擬而匹也余嘗駕天風遊玉柱訪青
童攀玉女尋子晉之竒蹤步老翁之屐址捫虎頭而
舒嘯憩黃蓋而徙倚面玉鏡之光芒盼三鶴之軒翥過
過聖兮浮邱躡元龜兮如砥駭卧龍兮起雲間跨獅子
秀會仙侶覽鳳凰兮離離灑金壺兮墨泚瞻華蓋兮亭
亭呼萬歲兮鼓舞挹玉人兮太白眺積翠獨秀兮延芳
已而夕陽隱映而銜山歸鳥喧囂而投林蒼狗變鬣而
西塞蟬蛩泯沒而曳陰麕鹿相牽而呼友猿狖聚嘯而
長吟蟋蟀噪而嗚咽於菟噪而蕭森斯時也余亦慄然
而懼悚然而驚矯回首於盤谷邁一老而便輕冠高冠
之岌岌佩長佩之嘒嘒質銷鑠而綽約神杳眇而粹精

歷元冥之微徑乘開維而上征視條忽而愈遠超穆
於無聲欲從之而不可得乃托長歌而放情歌曰嵩山
之谷兮虛明嵩山之泉兮澄清泉澄清兮可濯纓谷虛
明兮彷彿蓬瀛追仙翁而邈乎難及兮聊徜徉而尋盟
載歌曰嵩之山兮儲英嵩之神兮效靈神效靈兮海宇
平山儲英兮俊駢生吾知申甫其復出兮又將爲後徵

嵩書
補

明劉咸嵩山賦

序有

五嶽惟嵩居天地之中而其峰巒之

秀偉亦非他山可及故古今騷人墨客往往見之歌詠
余不自揣亦掇拾其餘意而爲之賦辭曰

繫山阜之停峙均胚臞於元黃諒凝形之有異故奠位

而不常維嵩高之爲嶽獨穹窿而直方雖同列於上下
實尊處乎中央左襟帶於河洛右控制乎齊梁前屏列
乎崆峒後幃障乎太行彼泰華衡恒之四鎮各東西南
北於一方茲蓋造化者自然之工巧俾其與天地同一
久長夫豈若尋常之培塿而屑屑然與羣山較利於毫
芒也哉觀其元氣淋漓靈根盤結磅礴縈紆嶽巖巖集
質厚重而不遷勢蜿蜒而聯接量含宏而有容神昭覲
而莫測萬象歛翁兮森羅四時光景分明滅燿燿大士
之瑞芝森森將軍之封栢猗猗九節之菖蒲燦燦三花
之貝葉彼四萬八千丈之天台固僅能方其太室之三
尖而根盤五百里之匡廬曾何足抵其少室之數疊若

乃時和景霽天高氣清風生鶴唳日出雞鳴霞彩凝
錦繡錯嵐光蕩兮圖畫呈於斯時也凌絕頂履峻嶒

兮憊兮蓋不知夫此身之在人世而別有所謂崑崙之
與蓬瀛也其或月暈星藏煙霏霧暗陽鳥匿影虹霓橫
漢轟雷霆兮一聲分晴雨兮山半於斯時也挾天風遊
汗漫窈兮闕兮亦不知夫此世之在人寰而又有謂
青城之與赤岸也雖然此特其朝暮陰霽之常態而未
覩其倏忽變化之形容苟欲究其所以則雖智者莫得
而窮彼其兩室諸峯層出疊起不參不差無偏無倚在
少室者三十有六在太室者二十有四或率嶽而崔嵬
或夸偉而妍媚或迤邐而婆娑或隱約而虧蔽或羅列

如兒孫或比肩如兄弟或尊嚴如父師或卑猥如媵婢
或蕭散如神人或俊拔如豪士或如蛟走而蚪蟠或如
牛眠而馬駛或如理木之連枝或如芙蓉之並蒂或如
舟楫之浮空或如兵車之趨市或如忠臣之赤心或如
豔姬之高髻矯矯兮如飛而翔飄飄兮如行而止于于
兮如醉而醒怡怡兮如悲而喜凡茲山之奇勝所可愛
者如此然不指而稱焉則亦莫能默而識之矣故夫青

童太白子晉浮邱玉人玉女會仙虎頭老翁遇聖兮相
向黃蓋華蓋兮疊稠鳳凰鳴陽獅子號秋玉柱壁立玉
鏡光浮三鶴積翠兮排闥萬歲獨秀兮凝眸臥龍起雲
兮淨如洗金盞元龜兮翠欲流此則太室勝槩之奇而

天下之爲峰者莫得而伴也若夫東朝嶽祠西望洛邑
白雲連天紫霄凝碧鉢盂丹砂之可觀香爐檀香之堪
挹羅漢寶勝之可尋七佛靈隱之難覓太陽少陽之巍
峩石城石筍之屹立紫薇兮藥堂寶柱兮瓊壁來仙卓
劍兮孤高翠華繫馬兮峻極紫蓋迎霞兮如丹玉華白
道兮如璧明月清涼瑞應天德白虎畱形金牛見迹此
則少室勝槩之奇而天下之爲峯者又孰能與之敵邪
又如琳宮梵宇佛洞仙巖蝌蚪出而書見菌萐發而霜
寒龍潭隱靈物兮潛處天池通聖水兮潺湲歷代尊禪
則有封祀之壇往來經行則有輾轅之關凡若斯之歷
歷皆可考而班班者也至若名傳於今事出於古測景

定於周公化石由於敷母御筆書於則天金蠶築於漢
武隱有棄瓢之許由廉有洗耳之巢父道有奕碁之八
仙佛有面壁之一祖出而重於世也又有索價之山人
居而莫知其向也又有擣帛之仙女其他竒蹤粲然可
數既不暇於細推亦無能爲之悉舉也嗟夫拳石無情
與時屯亨況非逢千載之景運抑安能得夫一時之謚
寧惟聖皇之在上屢賜寵而錫榮崇嘉號兮以禮尊祀
典兮以誠故嵩之德以之而益著嵩之神由之而益靈
自茲以往吾知太嶽之儲精必降申甫而駢生於以屏
乎藩翰於以充乎帝庭俾海宇之臣子咸永樂於昇平
而吾又當秉霜臺之白筆以專紀夫三呼之頌聲也

嵩書

明盧枏嵩陽賦楚王北遊登崇嵩之觀嵩陽大夫侍王
 乃涉蒙茸履嵬歸長御遠矚汜濫無際顧謂大夫曰壯
 哉山矣寡人於茲殆將脫屣邪嵩陽大夫曰大王之言
 誤若臣者始足與憇焉爾王曰夫山畜洩雲氣萬物所
 祖無貴賤遠邇皆好焉子大夫私之已有是何厚於自
 待薄於寡人邪嵩陽大夫曰臣聞之傳記鶴鵬搏雲鷲
 鳩悅羣物各有適故其所託者殊焉王曰夫寡人舍此
 將復有說乎嵩陽大夫曰唯唯夫嵩維巨嶽極於圖祀
 之中橫帶汝潁崕陷於氛霄之上綠萼靄之薄盛乎翠
 虹之嶂爾其三十六峰二室嶕嶢靈巖浮敲陸壘峴峴

叢轢互分 峴陪傍迤邐條 偃蹇行者中 于久之却息
汗曾增懼若夫 窅阮絃控虧澗無底 窳窳皆竇長風颯颯
孔乳呿響流離轉散 髣髴松聲天雨新霽 萬壑灌瀨瀨
海涵汎碑頽雲噓 砉砉響歛歛鬼怪於是 雖鳩掩烈
豺虎驚蹙慌忽 謾台悚息川谷此成山 精魑魅之所穴
處焉恐大王不遑 託跡於此也王曰敬聞命 夫大夫惡
得獨憇乎哉 嵩陽大夫曰臣少遊上都 親侍諫垣陪列
公孤尊三王 貶五霸捐讓於魏闕之下 爾迺南箕揚舌
青蠅點白 卽墨嚙讒寺人灑血 解圭組脫鳴瑞辭 金墀
凌風翔飄然霞 逝迺昇乎高高之陽 故其怡神靈則
緣嶽崑崙 俯眺瑤城 陟乎泰清 盡足力而後 遊於奇峻

之圃徘徊於松桂之林激嘯於沂水之澗將折若華之
英蕤江籬襲幽蘭帶楚蘅猿猱媒於左麋鹿擾於右逍
遙容與精神益壽然後檢搜巖穴探飲玉漿璧璫鳳笙
銅銚石牀希瑞呈露娛樂無方若廼王喬控鶴於林間
密公失路於霧外少君捧節乎雲中劉根抗絕於人世
莫不偃仰羣笑憑虛軒輕臣雖庸鶩與通紹介故夫龍
門三臺緱氏之嶺皆臣往來遨遊者也夫大王擁千乘
之器如嬪珍玩之御不輟於前焉能避世長往哉王避
席曰寡人不能也子誠爲嵩陽太夫

煥蒙
集補

明傳梅太室十二峯賦維茲中嶽魏煥神竒功參元化
德贊靈祇外方肇紀於禹貢嵩高載詠於周詩太室詳

馬遷之史嵩邱見潘岳之詞望之渾淪而端整卽之浩
渺而寬疑層巒疊嶂兮峯嶽廣狹幽谷兮逶迤雲光霞
彩兮燦爛零雨湛露兮淋漓珍禽怪獸兮盤旋竒花異
木兮離披黃帝稱會神之所周公立測日之圭累朝崇
祭享之廟歷代樹封禪之碑宮觀列仙真之府枷藍精
戒律之儀乾坤資其鎮奠日月爲之蔽虧此皆畧述其
顯明之梗槩而未暇詳及於靈異之隱微也若與少室
而比方實則難兄而難弟所並駕者外貌之高華所齊
驅者中藏之深遠微有不同各極其致此雄偉而豐腴
彼森削而秀麗此廣濶以能容彼挺拔以自異此如龍
眠於海隅彼如鳳翥於天際此有大君穆穆之威儀有似

客翩翩之氣欲論二山之大小必數諸峰以爲對少室
何爲侈於三十六太室何爲儉於二十四皆前人已錫
之佳名實千古不平之怪事德非嶺峴者眼界之易收
而漫衍者足跡之未至光豔者羣情之所欣而醞藉者
獨知之難覲乎昔賢旣三緘於其口予也實百慮於其
胸苟此案之不翻豈爲政之至公况受命稱維嶽之主
亦非局外旁觀者可同於是盡披千古之簡策對按百
里之巔嵒剴然若天地不愛其寶而豁然疑鬼神陰誘其
衷旣獲畫圖於宋時之棲異復德刻銘於唐代之盧鴻
始知世所傳者出靈跡之記於道藏而世所遺者收紀
異之文於天中卽僅存者之久秘悟見遺者之無窮况

茲山也三臺夾於左轆轤輔於右熊山衛其前黃河界
於後周道足十舍之遙徑直亦千頃之厚環其外非再
日不能旋穿其中豈刻期之可透峯之狀也實繁峯之
名也未授或圍繞兮如屏或掩映兮如袖或特立兮如
笏或羅列兮如豆或臃腫兮如牛或軒翥兮如鷲或潔
白兮如絲或華彩兮如繡或鋒穎如劍之卓或攢簇如
輻之輳或平方如舟之橫或圓滿如釜之覆或綽約如
女之游或怒激如兵之鬪或倒懸如堂之垂或飛瀑如
簷之溜千態萬狀迥合紛紜如今始見在昔杳聞予欲
補偏於舊令兼之充廣於微君刪庸纂異屏穢標芬東
起西結域別區分首尾兩仍乎舊貫中間悉構以新文

僅取均嵩少之體未便超伯仲之羣其目維何如左所
云鷄鳴朝氣昂也春震龍乘陽也懸練瀑布光也周道
萬乘行也勝觀景物彰也石幔杖履藏也松濤喬木良
也河帶美封疆也桂輪秋輝揚也立隼遠有方也觀香
紀非常也望都鑒興亡也一一錫名歷歷在目新故相
參作述遞屬古略今詳人棄我錄若冀野市上駟之馮
若鄧林伐隆棟之木若合浦采照乘之珠若崑崙割連
城之玉將綽然而任其有餘豈欲然而憂其不足惟是
吏事多勞暇替常促勝具每停隻眼爲局而欲斟酌山
川進退陵谷狹小前人更制變俗籠千古於數行包太
地於一掬是何異全豹爲管孔之窺滄溟用蠶穴之矚

片紙叅司農之錢而一瓶貯太倉之粟也哉說嵩補

國朝耿介嵩高賦粵太極之未判兮渾一氣爲流通分
乾坤爲兩儀兮闢艮山之崇隆爰錫名以五嶽兮實配
位乎三公列坎離與震兌兮表華岱與恒衡惟太室之
巍峩兮獨奠麗乎天中雖結根于崑崙兮直俯視乎崆
峒咏嵩高之維嶽兮洵毓秀而鐘靈厥生甫以及申兮
發道德之菁英若乃端方正直靜定含宏敦龐醇固廣
大清明四時順序日月運行陰陽和會寒暑均平旣履
仁而蹈義兮亦體立而用行中條分以縷析兮外比類
而象形極之有萬岫與千巖兮而總括之爲二十四峯
繡維真人御極萬歲乎嵩高擎黃蓋玉女青童浮止乘

雲子晉吹笙元龜息氣三鶴凌空玉柱聳其高標兮虎
頭鬱其崢嶸鳳凰翔千千仞兮玉人守其幽貞覽玉鏡
之光芒兮羨金壺之晶瑩眺積翠之獨秀兮瞻華蓋之
老翁恍遇聖于仙巖兮揖太白于長庚踰獅子之奇岷
兮想隱居于卧龍凡茲蘊蓄之深厚兮固悉數之而靡
窮自非得扶輿之正氣兮曷以蜿蜒磅礴孤峭挺拔踞
窩內而稱五岳之宗乃爲之歌曰山體兮龍崑山意兮
冲融考河圖兮位中宮稽分野兮主填星興雲致雨兮
潤澤蒼生究讓善于大造兮而不自有其功再爲歌曰
人稟五行之秀氣以生剛柔合質兮陰陽備精宜卓然
獨立與乾坤以不朽兮庶無愧乎山之靈

敬恕
堂稿

國朝耿介嵩陽書院雙柏賦并序甲寅秋書院初成敬
恕主人清晨乃邀良朋載酒來遊其間徘徊古柏下歌
樸樸之章浩然興懷樂已既而嘆曰甚哉柏之可以喻
學也客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以其秉陰陽五行之秀氣
而賦質與凡物殊也今栢一物耳而吾子謂其可喻
學何也曰二氣五行化生萬物物得其濁人得其清五
常之性人固有之物亦宜然乃人或戕之而物則不改
其度子慎無岐視夫物也客笑而不答於是援筆爲賦
其辭曰

何大造之灑灑兮始一氣之鴻濛既兩儀之網緼兮普
資生以爲功睹朕兆之方萌兮乃根蔕於黃鐘嘉品物

之歲亨兮橐籥夫萬有而不窮爰曲直以爲性兮濔濔
負以爲姿挺剛健而不屈兮亦輪囷而離奇俯清溪之
澗洞兮復亘帶夫崖巖感後凋於歲寒兮歷千古其如
斯本旣通於溟渤兮末乃干青云而上之閱靈樁於海
嶠兮陋嶧陽之孤桐豈新雨之所產兮徒侶夫徂來之
松儼正笏垂紳之端士兮躋躋翱翔乎禮樂之宮自非
表乾坤之正氣兮曷特立乎天地之中值嵐光之夕照兮
疑非雲而非煙靈鳥愉悅而集其上兮白鶴舞其蹁躑
好風來以婆娑兮明月出而娟娟騷人坐愛以吟詠兮
隱士矢寤寐而盤桓覽羣彙之紛敷兮獨淡靜以自安
挹沆瀣之夜嘯兮適天性之自然骨幹嶙峋而枝扶疏

兮高明而克之以沉潛厥德合於無疆兮與博厚而相
延資潤下之膏澤兮迺固結於重泉得黃離之烜爛兮
光輝發越而鮮妍念樵夫牧豎之往來於其下兮經百
鍊而愈堅挹朝曦而披和風兮藹元善之發舒厲霜雪
之勁節兮豈甘自處夫卑汚伊小大之有秩序兮何謙
遜而容與能擇地而處夫嵩之麓兮雖明哲其奚如陵
谷變而不改其柯兮洵守貞而不渝雷轟電掣而不懼
兮方能敵乎萬夫受陰陽之氣而取之不吝兮深砥礪
夫廉隅始託體於合抱兮譬登高而自卑終蘊然其蒼
莽兮志上達以爲期緬虛懷而仰止高山兮信端嚴其
可師葉葉相承而無蹀心兮沈沈遂遂在澗日長月益

而不能自己兮悟道德修業之以時含真抱樸以全內
美兮豈炫驚夫華滋偃蹇磊砢於山之阿兮有似於遯
世而不見知亂日岷嶰鬱蒸洪惟嶽靈默護持兮盤紆
參錯陰森窈窕相蔽虧兮清淑其氣磅礴渾淪得天厚
兮樂山之體敦龐醇固仁者壽兮寒暑推遷鈞陶簸盪
者其材兮造物所植沐雨節風控埏埴兮遠接羲農中
更唐虞歷三代兮西引若水東窺扶桑垂髮鬢兮安寸
不流樂天不憂其任運兮歛乎若寂愴乎若忘其處順

兮同
上

魯曾煜中嶽賦荆河豫州地之闢奧嶽瀆公侯崧高太
少方千里者九獨正陰陽呼萬歲者三誰抒舞蹈於是

焱焱炎炎煜煜燐燐榮光塞河青雲浮洛日經月紀天
包地幕厥號斯崇實推中嶽如卦爻方位環以乾兌離
震巽坎艮坤而含太乙之樞如象數圖疇衍以一二三
四六七八九而尊皇極之學是則中嶽之爲位也高
矣其爲德也超矣爾其形勢則層巒層巒重窳複突極
鈴伊闕之門箭筈屯雷之道提三尺劍而坐鎮輶轅封
一泥丸而誰焚箕郤爾其莊嚴則芙蓉附苗翡翠翼舒
冕旒秀發絳節端居鞞號徧行青猶未了雲霄蕭入翠
復有餘爾其典禮則玉簡袞章載在掌瑞蓋齊燭肉獨
隆朝踐之儀大夏函鐘爰重春官之制虞廷望秩升中
九重時巡禹貢旅平大嶽實維經始豈獨瞻崑崙如

漢武帝之封崇聖中霄脩宋真宗之祀爾其功烈則中
土又服祥契幽經翕闢萬象吐納五精軒轅曜哲伊耆
載形山川出雲寒暑皆而風雨會稼穡維寶天五生而
地十成爾其異微則憑館沈溟乳漿滂溢朝霞現采神
人承露之盤秋月聞聲玉女搗衣之石輪困徧秀萬年
五色之芝縹緲傳香一歲三花之栢爾其竒跡則月光
童子鬼谷先生震旦祖師乘蘆苗而面壁少君使者騎
龍背以持旌三十三天石竇植劉根之杖七月七日竊
山吹子晉之笙爾乃中天積翠上帝遨遊百靈從焉鑄
鑄秋秋方鉞左轟華轆龍駟皓瑤曲莖雲罕九旂葳蕤
神鳳螭螭飛虬詭異戢音霽景沉浮澹澹渙汗冲融混

滌不疾不徐如醞如釀模造化以成形倚闔闔而結想
蓋必有賢人君子之生協景福於彤嚳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處爲碩士出爲名臣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入則爲
士爲德出則爲下爲民苟非斯嶽苞苻亦孰有合於大
雅之所陳於是

聖人恭已順時行慶爰稽往牘典常昭敬載命司存靈
章特進詞宮置蒞臨遣示信誌以溫珉之冊錫以翠蚌
之乘潔志旁通靈心遄喜雨暘時若卿雲苻起碩瑞明
朝丕庥纒纒四國祇威千畿服義龍圖界義龜書予妣
天子萬壽鉅公錫祉昭茲來許用垂青史然則中州之
山豈與夫北晉南楚西秦東魯較其窪窿中央之嶽孰

與夫左岱右華前恒後衡絜其庫崇誌而約言以蔽之曰
歲之所貴者道道之所貴者中

秋勝
文鈔